婦女文化

第二卷第一期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出版

本期要目

婦女

第二卷

目錄

國民大會女代表一覽

區域代表

何玫 王化民 王多珍
石清 于芝秀 伍智梅
劉惠讀 陳若勳 歐陽蓉
哈德寬 愛英娜 謝娥
張翠蘭 包一民 王文湘
王米蓉 許文華 烏靜彬
喬義甫 唐淑貞 錢先箴
張維貞 何儒志 倪桂徽
黃佩文 李鼎蕃 于汝洲

國民黨

宋慶齡 蔣宋美齡 呂雲章
呂曉道 張默君 張維楨
劉蘅靜 沈慧蓮 唐國楨
羅衡 錢用和 李曼瑰
張藹真 陳崇洲 馮崇仙
黃佩蘭 陳逸雲 王壽英
冷寶科苓 傅岩

文化

第一期

錄

青年黨

周蜀雲　范英姿　何仲蕭

喻孝權

民社黨

羅蘅軒　梁令嫺

婦女團體代表

傅伯翠　莊靜　皮以書

郭昌鶴　任培道　錢劍秋

李志清　王孝英　江學珠

陶寄天　費俠　趙淑嘉

張邦珍　張韻嵐　葉金瑛

王立文　胡蘭　包德明

陽永芳　沈滋蘭

社會賢達

吳貽芳　陳紀彝　熊芷

岳寶琪　蔡葵　劉純一

鄧珠娜娜　蔣碧薇　陶玄

高霽珊　紀清漪

婦女文化月刊擴大徵求定戶啓事

本刊以提高婦女文化水準，培養婦女好學風氣，發揚婦女光榮史蹟，鼓勵婦女努力創作，以促進人類文化爲宗旨。其責任不止於組織一刊物，實負有重大的使命。溯自十九世紀提倡婦女解放運動以來，婦女力求獨立自由，經百年的奮鬥，已經獲得理論上男女平等的原則。但如本刊創刊詞上所說……

「婦女解放不過是婦運的過程，並非終極的目的。那遙遠的，理想的目標，不是消極的解放，而是積極的創作。我們以爲婦女的解放運動到了今日應該作一個結束。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新的運動，策勵婦女向那積極的目標努力。那便是婦女的進階，婦女的創作，婦女對文化的貢獻。必如是，女子才能夠真正頂天立地生活於人間而完成其爲「人」的價值。」

爲促進婦女創作運動，我們計劃實施的工作很多，如婦女獎學金的設置，婦女進修會社的組織，婦女叢刊的出版，以及婦女福利事業的建立，都在這新運動過程上等待完成而達到婦女人才輩出，促進文化的目的。惟深感當前必需一强有力的刊物，以爲推進運動的中心和原動力。本社同人即於三十五年元月創刊於重慶，出版以來，屢獲社會人士的贊助，近因篇幅擴充，繼續刊行，由三十六年元月二卷一期起，擴大徵求定戶，分一年，兩年，五年，十年，永久定戶，名譽定戶六種，其價目如次：

全年	國幣一萬元	港幣十二元	兩年	國幣二萬元	港幣二十四元
五年	國幣五萬元	港幣六十元	十年	國幣十萬元	港幣一百二十元
永久定戶	國幣五十萬元	港幣六百元	名譽定戶	隨意捐助	

婦女文化月刊社啓

附註：

（一）本刊因還都關係一卷七至十期不發出版。凡舊定戶已訂閱一年者，當繼續寄至二卷四期。

（二）凡新定戶欲補購一卷一至六期者可多付國幣四千元（港幣五元）自當照寄上。

（三）各地婦女學社以團體名義代本刊推銷者，當以推銷所得之十分一奉酬，以表對學社經費之補助。

（四）本刊此次所定價目應用至本年三月爲止。四月一日起，再定新價目。

（五）本刊通訊處：1.南京碑亭巷慈悲社五號 2.廣州豐甯路三十六號三樓

新憲法所表現的中國婦女地位

這次國民大會婦女代表佔八十四席，通過的新憲法有六條是有關婦女的。關於男女平等的原則，在人民權利與義務章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關於婦女的保護，在基本國策章第一五三條規定「……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第一五六條規定「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關於選舉，在國民大會章第二十六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包括「婦女團體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在立法院章第六十四條選定第（一）項附項規定婦女立法委員應佔之名額「以法律定之」。在選舉章第一三四條規定「各種選舉應規定婦女當選名額，其辦法以法律定之。」（此條係根據第一三四之提案，由蔣夫人領銜，四百餘代表連署者，原條：「各種選舉規定婦女名額不得少於百分之二十」，經第一審查委員會通過。其後綜合審查委員會修正，删去百分之二十的規定。但在三讀會時由國民政府　蔣主席提出將百分之二十的提議記錄在案，移交國民政府於制定選舉法時，設法使婦女名額達到百分之二十。）

在一個國家的憲法上特別提出專為婦女而設的條文，究竟是表現婦女地位高呢？是低呢？我們的答案是：與其說是高，無寧說是低。因為，假如中國婦女的地位已經很高，假如事實上男女已經真正平等，又假如婦女的問題，已經獲得合理的解決，這次的中華民國憲法，就絕對不需要特別為婦女制定幾條條文，婦女就大可以和男子一同以「國民」的資格，接受其權利與義務。在歐美先進的國家，因為他們的婦女的地位相當高，男女相當平等，所以他們的憲法也就很少規定專門為婦女而設的條文。但是在中國，婦女的教育文化程度特別低落，重男輕女的觀念特別根深蒂固。而際此國家無論在那一方面都要趕頭趕上的時候，大家便感到低落的婦女地位所產生的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會影響及社會的安全，障礙國家的前進。欲求提高婦女的地位，使婦女能真正負起國民的責任，協助完成建國的偉業；最迅捷有效的辦法便是在憲法上予以保障與督導。這次所通過的新憲法，無論是有關黨派問題的，有關婦女問題的，都是針對著實的國情而制定的。換言之，就是說中華民國的憲法是中國人所創造的憲法，而不是抄襲的憲法，而關於為婦女而設的條文，有幾條確是各國憲法上所未見，也是我們所獨創而非抄襲的。這裏所表現的與其說是婦女的地位特別高，無寧說是婦女的地位特別低；與其說是中國人對婦女的觀念賽過歐美，無寧說是中國人現在知道他們對婦女的觀念不如歐美，故在憲法上予以補救。這幾條條文的獲得通過，一部分固是由於八十幾位婦女代表在大會裏努力的結果，同時也是因為一千多位的男代表能夠高瞻遠矚地看到婦女問題的重要而願意協助婦女完成國民的責任。

中國婦女的地位無疑的還很低落，婦女在政治上，社會上，教育上，經濟上所獲得的機會更是稀微。現在憲法上規定了這幾條條文，婦女獲得若干成分的保障，而婦女參政的路徑也因憲法而打通了。下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婦女所佔的席位必定增加。這是一件足以欣慰的事。不過，條文到底是條文，必需有強大的力量去督促，然後才能夠實行。至於婦女參政，也不過是婦女運動其中一條路而已。要提高婦女地位，婦女還要從各方面開闢出路，實際參加各部門的工作，以期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

婦女的地位是要婦女自己去建立。單靠靠憲法上的條文保障是不夠的，憲法上的種種規定不過是為我們打開一個門戶罷了，修路的工作，打地基的工作，得要我們自己肩負起來呀。婦女們！努力創作罷！拿出對人類之文化有貢獻的成績來，建立婦女的地位，完成婦女的康莊大道！（編者）

婦女進修會組織芻議

李曼瑰

從前婦女以無才爲德，不言書，不識字，故在歷史上尋找婦女人才是千難萬難的，晚近女學開禁，許多女子總算是知識分子了，但是一般婦女還是不好學，還是未能造就的成爲材器。

人原就有求知欲，只要是一個人便會求知，便會好學。爲什麼一般女子就不好學呢？這其中是有緣故的。人皆固有求知欲，同時也有惰性，惰性强時，求知欲便被阻抑。若再加上環境的障礙，這求知的活力簡直就會完全停止。從來婦女是不需要好學的，因爲她不負謀生的責任，不需要成爲專才，環境就不鼓勵她努力向學。於是她便爲惰性所征服了。而又因爲她要治家育兒，時間和精神都不許可她從事於學問，她即有求知的欲望，也漸被窒息了。因此婦女一旦離開學校，踏入家庭，便漸漸和學問隔絕，斷了任何教育之緣。

這是目前婦女的矛盾。一方面她想要在社會上獲得地位與權利，但她卻未肯拿出力量來表現她的才能，提高她的地位，一方面她要創作，要有所貢獻，有所成就，但是環境卻處處阻撓她，牽累她。這個矛盾若不能去除，婦女運動恐怕是徒勞無功的。

但是這個矛盾必定要去除，婦女必定要創作。今後的文化史裏必需有婦女的成績與貢獻。

怎樣下手，首先我們自然要解除婦女各種困難的問題，如有問題，予以解決，使婦女有充實創作的自由與時間，其次我們應該對社會建立一種嚴肅的與正確的態度，尊重有學問有造就的女子，而輕視那些庸俗浮華的寄生蟲，鼓使婦女走上創作的道路。最後我們要特別培養婦女好學的風氣，鼓勵婦女自動的努力深造，達到創作文化的目的。

培養婦女好學風氣，乃是本文所要建議的。要達成這種風氣，筆者以爲婦女進修會社的組織必需在各地建立起來。這種組織下一定要很嚴密，各地也無須取用一樣的名稱。無論是女學生，是家庭婦女，是職業婦女，都儘可十人八人自由自動的組合起來，叫讀書會也好，叫什麼研究會，學術會也好，目的只在充實自身以求進修知識的園地，養成好學的習慣。或者還可以互相訂定規約，然後遵守。又或負起協助婦女深造的責任，指導會員，[illegible]，會員們的目標同是一致，[illegible]婦女好學的風氣，建立女子創作的基礎，以期對人類文化有所貢獻。

這個風氣極需要社會的提倡和鼓勵，更需要婦女先進的領導督促，把婦女進修的集會在各地組織起來，有人以爲這種會社，在學校的女學生，大概可以組織，職業婦女也比較容易。至於家庭婦女，似乎非難了。的確，家庭婦女往往受了環境的支配，離開學問太遠了，叫她們去進修，研究學問，當然是不容易的，但也並非絕不可能。往常看見交際的家庭主婦們，大都參加一個以上的集團最普通的爲地方婦女會，多半從事慈善工作，或是參加某種俱樂部，增加娛樂的生活，還有許多家庭婦女的集會是專爲著尋求知識，研究學術的。又如基督教會裏面，有家庭禮拜的集會，輪流在各教友家中舉行。這個辦法近來在我國的基督教徒羣中也很盛行。由此可見家庭婦女也並非完全不能參加集會的，只要她們的熱心能夠燃燒起來，在沒有時間中會找出時間，在惰性征服的場所也會振奮起來的。就在她們現有的集會裏即可加入知識學問的節目。比如家庭禮拜本來是宗教的集會，但也不必完全限於祈禱與讚拜，大可以增加一個讀書報告或學術討論的節目。有了這種起點，引起她們的求知欲，研究學問的熱心就會熾烈起來的。所以我們不必流於悲觀，假如社會認爲婦女需要創作，需要有學問，假如婦女們都明白自身的立場，非有學識基礎，非有建樹不足以頂天立地生活於人間的話，婦女好學的風氣必會盛行，婦女進修的組織，到處林立，是必然的結果。這雖然是理想的憧憬，筆者卻有極大的信念，預料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目睹這憧憬的實現。

三十五年十一月南京。

（本刊革擬婦女進修會組織法，登於本期第三九頁。希望讀者諸位予以指正，俾成爲完善之組織方案，藉供各地婦女之參攷——編者。）

婦女與將來

MargaretGaldsnrites作
王德箴譯

瑪麗格爲思米兒女士爲英國當代名作家，於二次世界大戰中，寫成「婦女與將來」一書，敍述婦女奮鬥之歷史背景，尤其對戰爭之供獻，以及戰後婦女將遭遇之種種問題，諸如：婚姻，家庭制度，職業途徑，婦女與工業、政治、法律等等關係，以及婦女對和平之重要性，皆專章論列。目的在使國人覺悟，戰後必須爲婦女解決此種種問題，使其能眞正與男子平等，不是以安其心，而達成國富民強之宗旨本文只篇幅所限，僅譯首章，提示諸問題之由來，餘如婚姻家庭等，如時間許可，當陸續譯出，以饗讀者。

譯者識

自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以來，英國婦女的地位，就經過了一段演似的革命。這種變化，由於婦女對戰爭的供獻，而促進了和社會上其他各方面的關係。事實上，婦女地位的基本已經起了變化。儘管許多男女還以爲這變化僅係應戰時需要而起，也不過是特殊變化，或僅屬英國家庭變化的人們，僅希望而已。殊是不能倒轉開的。社會組織的變化也就不可避免。目光遠大的英國男女，認爲惟有將社會上所有男女，都能在新世界被安排得妥當適當，戰後永久的進步始不能獲得的。

戰後主要問題之一，即爲男女工作競爭的問題，因爲當許多年青的男人在前線作戰時，許多婦女已成爲最有力的工人。假如到復興時期的和平時期，由於混亂的經濟政策，或對於婦女的偏見，而不能用這些婦女，那未免太遺憾人才了。

同時，婦女又常常聽見新聞，和天天報紙上載着：「婦女進步是有害的嗎？」「婦女回到工作」等文章，使婦女對於將來的地位，感到恐懼不安。政治家和一些政客們，也是求這婦女問題爲題材。

譬如克利浦斯爵士在一九四三年二月的一篇見解遠大的演講辭中，就這樣說：「究竟戰時婦女工作的問題，和平後還要維持好久，實確是一個很有經濟重要性的問題。假如戰後我們不能使全國男子有事可做，對於大部分婦女也能有所安置，自然會給予人民一個好的標準，在經濟上，我們已要求才能平等建設。不過我們還沒有建設那個未能計劃出一個經濟的基礎。」

所以未能計劃出經濟基礎的原因，以及爲什麼許多關於戰後婦女地位的討論，都未能切合實際，乃是由於大家只注意婦女所得的不合理待遇，而忽略了婦女戰後應有的責任和權利。這也許是自然的演進。人類對於他們所受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待遇，往往較之他們所應得應享的權利，想得還要多。許多關心將來地位的婦女，只對英國男子只希望每個女子盡責任而不考慮到在眞正民主國家裏，有責任的人應有的權利，並且理解到這一點的領袖婦女，就是說將來會建設什麼？

地與個人的觀念，年長一輩的人，多採取一種通俗的「回到家庭」的態度。年青的人，就要求一種平等的助長或機會的婦女在一起做了。覺得她們已是工作上的伴侶。

「倫敦觀察」最近登載一篇有關婦女的評論，裏面說：膽小的老年人，想起婦女爭選舉權，就會發出神經質的嘆息。只爲經過這次的大戰後，婦女又組成一支可怕的生力軍。這次她們不關心她們的權利，卻關心她們所吃的糖，上次大戰所允許給予她們的權利，她們並未得到。

一位對於上次戰後各大報紙所發表的意見相當熟悉的人，會贊成「倫敦觀察」的前進見解。不過，認爲這些精明的婦女只注意她們所

吃的虧，而稱之爲「可怕的生力軍」，未免言之過苦；且有陷於簡單化此複雜問題的危險。目前成千的英國婦女，并不如何關心她們的權利或所吃的虧。與其稱她們的生力軍，還不如稱她們爲前進的哨兵，急切地爲戰後權利而奮鬥。她們所要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好？如何幫助很快地完成勝利？再回到戰前她們的家庭和生活方式。換句話說，大部分婦女，和大部分男子一樣，并不歡喜像社會學專家似們，以作列來自成部落，而是歡喜有個別的稱呼，如斯米思太太，瓊斯太太等。這種個人的態度，在許多婦女對於戰時的工作上可以看得出來，許多婦女常常向我這樣說，她們製造軍火，坦克車或飛機的一部分，以便發到湯姆，納克，或亨利的作戰之所。

這種個人的反應，使得有思想的監督婦女們，站在和男子在社會上合作的立場，對於英國婦女在社會上將來的地位，更需要有密切的研討。對於這些問題，想作正確的客觀的認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即使專家，也往往會囿於一己的興趣，僅看注意力的所趨。住宅專家說：「有節省勞力設備的時代化住宅，是戰後社會康樂的基本。」

「你把事情弄錯焦點了。」職業專家回答說：「時代化的住宅不一定爲時代化的主婦所享有，除非所有的人都有職業，而有適當的收入。假如國家再充滿著失業的人，像戰前一樣，只有有超等收入的家庭才能住得起。」

於是國外貿易專家，也會加入討論。說職業專家和住宅專家都不完全對。他會力爭惟有生產效率最重要，惟有使英國的貿易，完全成功的銷到外國市場，才能使英倫三島，康樂富強。事實上，他會繼續着說：因外貿易是富強之本，富強才能使時代住宅的使用普遍，職業才能保持高級的水準。

這些和其他有關經濟的討論，又常會被人口專家很不客氣的擊擾。人口專家驚恐地指出我國人口率的降低，并且警告說，除非英國婦女預備好多生幾個孩子，我國人口將會漸漸地，但一定的，降至，粗野的說，不够來維持一個強國。即使現有人口固定不動，也將不足，或者再有一次戰爭，和其他有利的歐非遠東民族，作經濟上的競爭。

這些人口專家，終於又引我們加入經濟討論。因爲沒有經濟上的保障，好的房子，好的價格，和有利的工人市場，女人將不準備有三四個孩子。可是如果想下一代的家庭人口加多的話，每對父母必須有兩個以上的孩子。

照以上羅列看來，影響婦女地位的各問題，複雜而有時互相矛盾，頗不易作清晰的觀察，而明瞭彼此的適當關係本書無意對此情形，作最後的素描；亦不能對各問題作解決答案。僅指出有關各點，以及已經發現的事實和專家們所提供的解決意見，以供讀者參考。

文苑雜談

王銳

羅馬帝國獨裁君王愷撒被刺身死以後，帝國演成鼎足三分的局面，當時三執政之一的馬克安東尼，駐節亞立山大，熱中於埃及女王克麗奧柏特拉，鑄成捨江山愛美人的大悲劇。

莎士比亞在安東尼與克麗奧柏特拉這個悲劇中，寫安東尼聞妻發爾維亞噩耗時驚若木雞的神情，刻畫得活躍紙面。接着恩諾巴勃斯解道：

「爵爺，這也可算是獻給神道們一份令人感謝的祭品呀，他們從一個人手裏取得了他的妻子，在另方面他們也告訴他世上還有許多裁縫呀！當一件舊袍子破了，要做新的，其有的是。而且還一條手閒，不能說沒有安慰呀，要是說世上除了發爾維亞以外，再沒有別的女人，那就然是個大打擊，叫人痛不欲生，但是這種悲哀，不久就被慰藉的歡娛所沖淡；你的舊襪衣不是立刻換給你一條新褲襪呢……」（被美文現代苦著莎翁悲劇八九一頁）

莎士比亞藉恩諾巴勃之口，道盡了天下被綜男人的一致心理，孔可說古今中外，莫不皆然。但是古今中外的女子，一且死了丈夫，即立刻有一勃陵答：嘆上做未盡的發月。個果天下女子敢寸大不論，歲身而出，與莎士比亞的恩諾巴勃嘆對貞潔，大個一者四謝換新西裝」之答，事來，道個女子，不免被人語氏大建不道，罪確萬死了。所以守寡而被氣陸續巴埃及女王，見把偶個的安東尼之時，要說偶有將教他忠追些，以免有夫之婦譏關話雖然是川出偶，而一於人此得認爲她是一個正經的再嫁之風，西洋比較我國歷開明些，惟近代劇作家平內羅的「丹格瑞先生的續弦夫人」，就是寫一個身份較低的再嫁女子，與一個紳士結婚的悲劇，喪偶再嫁的女子，在正人君子所致的無形的束縛中着安倫生，格至以倫自殺。男子喪偶，女子守寡，其間心理差別，相去何止天壤！父權中心的社會，存在一天，這種差別，也許會存在一日的。

關於孫幣的淺說

白上之

目前面對一般消費，尤其是家庭主婦們，最迫切而欲解決的問題，除和平統一外，恐怕只有物價問題了。要知物價的反面，即貨幣的價值，故在此和讀者們談一談我們的幣制改革問題。

我國現行法幣，自廿四年十一月三日起，原來價值是穩定的，因爲在國內雖然已無銀的鑄幣可以兌換，但在國際市場仍可兌換二三小數四九三四四八格蘭姆的生銀，由於他的法定價值是含有純銀那樣一個數字。抗戰初期，其價值依然穩定，也就是說物價尚未高漲。但是戰爭年深月久，凡規模日益擴大，即政府支出日益增加，法幣的發行數字，是無可避免的隨之加大。換言之，爲貨幣的價值隨其發行數字的增高，而比例的減低，也就是物價比例的增高。這不僅中國如此，各國皆然，所以戰爭未爆發之前，有知識的人們是努力避免的。我國抗戰以來，物價過分的高漲，除囤積居奇爲主要因素外，法幣數量的增加，也是因素之一。貨幣和其他的商品一樣，其數量增加，如需要未能比例的增加，其價值必然的日益低落，反面是物價高漲。現在抗戰可說結束了年餘，一般消費者日夜期待的是物價的降低，外間傳聞的有所謂新的貨幣將出現，也就是美滿的孫幣的憧憬。這裏假定我們未來的新幣就是孫幣。

孫幣是金的，即我國擬議已久的金本位法幣之單位稱呼將來也許不再叫元，就叫做孫，這是紀念開國的孫中山先生錢幣革命之理論的意思，不必有多的解說。爲什麼孫幣一定要是金本位？我們且先說明這一點。我國現行法幣，原是銀本位幣，擬改金本位，也是由來已久的一回事。過去以我國不是產金豐富的國家，同時沒有解決金的來源，故廿四年改革的現行法幣，仍採銀本位，徐圖金本位的採用。但這樣我們在國際支付上是吃虧的，即所謂「鎊虧」。過去我國外匯平價（Par of exchanges），是以倫敦標準銀計算的，倫敦標準銀的成色，爲千分之九二五，即倫敦標準銀每兩（指Ounce）含純銀二八小數七六七五格蘭姆，（1ounce合四八〇Grain，一五小數四三二Grain，合一Gram，故四八〇Grain合三一小數一〇Gram共千分之九二五，爲二八小數七六七五Gram。）我國法幣合純銀二三小數四九三四四八Gram，兩者比較，即國幣每元合倫敦標準銀一兩之〇小數八一六八，此即我國與英國匯兌上之恆數（Constant）本此恆數，每日可求得國幣一元對英鎊之每日平價或臨時平價（Daily Parify or Temporary Par of exchanges）。例如當天倫敦標準銀價每兩值二十便士，則國幣合英鎊一六小數三三六便士（0·8168×20=16·336）；倘若倫敦銀漲，則我國外匯平價隨之漲，跌則亦隨之跌。可是近數十年來，銀價日趨低落，其原因有二：一爲世界產金量年有減少，產銀量則否。二爲各國改行金本位，放棄銀本位，市場生銀，日見加多，有所謂金貴銀賤之說。金銀比價日益不同，即金鎊價格日高，我國銀幣價格日低，此之謂我國國際支付上之鎊虧。如金價高出一倍，則我國原付他國一銀元之債務，必得以二銀元付之。記得筆者十四年赴歐洲時只須國幣八元之譜，可購英鎊外匯一鎊，至廿三年再赴歐洲，即須國幣十六有奇始購得英鎊外匯一鎊，不十載而倍之，我國對外支付所受鎊虧之損失，已可想見了。長此以往，伊於胡底？故我國目前不言改革幣制則已，欲言改革，必先決定採行金本位制，孫幣之所以爲金的，其主要原因在此。趁此之時，擬行金本位的改革，實千載一時之良機，藉收一舉兩得之效。

孫幣若採金本位制，那末行那一種金本位的問題又發生了：茲就三種單金本位制分述之。第一，金鑄幣本位（The Goid Coin standard），英國在一八二一到一九一四年之間，採行此制，達百年之久，且擁有有效金本位（Effective Goid standard）之盛名。其所以能致此者，蓋能信守兩大原則，一爲自由鑄造（Free coin），一爲無限法償（Unlimi tedlegal tender），後者爲以任何數量支付，受者不能拒收之

意，關係尙在其次。前者至爲重要。自由鑄造云者，是許人民以若干的生金送至政府的造幣廠，換取含同量純金的鑄幣，例如每一英鎊原來含純金113.0001162/3Grain，即人民隨時可以若干113.0001162/3Grain生金，送到造幣廠，換取若干個金幣回來，人民亦可自由鎔毀，每一金鎊經鎔毀後，如未經流通過久致有磨損，仍可溶回同量的生金。並且許人民自由輸出及自由輸入生金。如此自能隨時調節貨幣的供求，金融亦可穩定，即物價亦可穩定，故能稱有效金本位。這種貨幣上的太平時代，早已過去因爲世界黃金產量已趕不上貨幣數量要求的增加，此制已不能繼續維持，各國多放棄了，此種金本位制，我國既非大量產金國家自然更不足語此，亦且不必了。

第二，金塊本位（Thegoid Bullion Standards），此制是李嘉圖發明，一八二○到一八二三年英國曾一度實行，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一年又經一度採用，其辦法是在英國內無金幣流通，只由英格蘭銀行儲存金塊，發行紙幣。有需要現金者，可隨時持紙幣向該銀行按照造幣廠的含金價格（Mint Price of gold），換兌金塊。不過一九二五年的金本位法案之規定，凡請求金塊的人，至少以四百兩（即金磚一塊）爲度，每兩合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有生金請求出售者，該銀行以三鎊十七先令九便士收進付予紙幣。採用此法，則所需生金較少，且可免去金幣流通時磨損之消耗。我國初改金本位制，如怕人民對此信用未孚，而所儲黃金尙夠兌換的話，亦無妨一試用此金塊本位制。惟兌換金塊的限制，不能高至四百兩。上海金條，每條十兩，已成習慣上的單位，將來中央銀行發行孫幣法案，可規定若干單位孫幣，得向中央銀行兌換金條一條。同樣，有金條出售者，中央銀行亦用若干孫幣買入，[illegible]。只金條一十兩）[illegible]金塊（四百兩）者，用意無他，只在吾國人民富力較窮耳。

第三，金匯兌本位（The gold exchange Standard），亦稱虛金本位。此制最初採用者，是一八七七年的荷屬爪哇，並未被世人所注意，一八九三年英屬印度，停鑄銀盧比，亦採用此制以來，始爲世人重視。以後不僅各殖民地相繼採用，即獨立國家，如日本，俄羅斯，奧大利諸國，也逐漸推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更爲各先進國家普遍的採用了。此制的辦法，比較金塊本位制更進一步，不但在國內沒有金鑄幣以供流通，且不儲存金塊於中央銀行以供兌換，只在國外選擇某一個或少數幾個金融中心，儲存現金，以備匯兌之用。如此如此，自然每一個國家所需儲備的黃金數量，更不必要多了。我國如採行金本位的孫幣，起初之時，人民的信仰或知識夠了的話，當然是以此制爲最佳。孫中山先生錢幣革命的理論，亦基於此，孫幣之所以爲孫幣，更爲吻合了。

其次，應該也談一談將來新幣制（假定爲孫幣）每一單位的含金量，究竟應是多少。最初美籍顧問甘末爾參加我們草擬孫幣的計劃時，曾主張定爲美金元四角的比例。換言之即中國孫幣二元半合美金一元，這樣的比例，未免太大，中國在對外貿易上是受不了的。因爲美國貨一元之價者，在中國市場上只賣二元半的孫幣，那末二元半成本造出來的中國貨，一定比不上美國一元美金成本造出的美國貨，（這是說連運費關稅一併在內）。消費者的通性是只買價廉物美的貨色的，只高價而質劣等國貨的杯葛運動，總於是不能持久的，豈不中國工業永遠不能振興，這個比例我們有理由可以反對的。好在而今各國的匯兌平價，要待國際貨幣會議的調整或決定，世界經濟合作高潮中的今日，我們將來孫幣的匯兌平價之決定，可能不致有損我國工業的發展。現在國人皆希望中美匯兌平價定在四比一，即每元孫幣的含金量爲美金一元的含金量的四分之一，亦即每元孫幣值美元二角五分之說。這樣中國國貨，勉強可與美貨競爭，不致中國工業永無開發的可能。萬一是四比一不能通過，最多也只能三比一，因爲戰前中美匯兌平價，只金銀本位之不同，每日平價當在國幣每元合美金三角三分五左右，同盟勝利後，自然不會更提高此例，決不會國幣每元值美金四角的。這些都是後話，且待國際貨幣會議決定，中國必能在該會議中爭取主動。總之匯兌平價之比例決定後，將來孫幣的含金量，也決定了，[illegible]的[illegible]量爲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那樣多的純金了。

至於孫幣何時可以發行呢？恐怕這是一般消費者（自然包括作家庭主婦的太太）最關心的問題了。可是我們朝夕希望早日分娩的孫幣，尙待兩道催生符的來到。第一爲國際貨幣會議關於中國匯兌平價的決定，前已略略言之。第二道符，則爲國內的和平統一，如不需要再支付浩大的軍費，國家財政，收支可以平衡，不再靠通貨膨漲維持之日，即新幣制可以產生之時。否則即令孫幣出世了，仍要通貨膨漲，那末孫幣的價格，依然日益低落，物價依然繼續高漲。太太們！禱祝和平統一，勸男子們（包括她自己的丈夫與少爺），不再逞兵作亂，讓大家吃餐飽飯罷！

新法國的文學

Dumont Wilden 作
馮沅君 譯

對於法國，也許對於歐洲，「憲法會議」的成立是個新紀元的開始。第四共和國業已誕生。雖或許有個艱苦的童年，要重建的物質與精神的廢墟，要重付檢討的傳統觀念，要紊亂，病治的創傷都這樣的多。然而，它是在良好志願的氛圍中開始的。戴高樂將軍曾說：「法國人願意做些新的和合理的。」像法國這樣個文風酣暢的國家，這個[illegible]形式自見。第四共和國[illegible]。

新的嗎？正在黎明中的第四共和國的文學，出發自抗敵的文學，固然願作些新的來。合理的嗎？從古典時代起文學就不十分合理。牠不曾依照合理的計劃進展；牠永遠要超越這個計劃，不管牠是浪漫主義，象徵主義，超寫實主義；將來我們也不必向新文學要求確切的理智；我們祇要求牠表示那將法國與歐洲自專制的意識中解放出來的那一代的希望與力量。

但新文學的「新」，所自行發展的性質果如何？約翰保羅．沙爾特爾（Jean-Paul Sartre）在刊載於他新近所創辦的，將取「新法國人雜誌」（兩大戰間的那一代的文學的柔與頹望的已失效的表現）的地位而代之的雜誌「近代」卷首的一篇宣言內向我們指出這種性質的概況。從這篇宣言我們還不能十分清楚新作家所企慕的，但沙爾特爾卻明白的陳述他們的取捨。首先是西里詞（[illegible]）的話語，那樣過的淺淡。沙爾特爾說：「一切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是否還有許多別的？）都了解不負責任的誘惑：從一個世紀以來，在文壇上這個誘惑是傳統的。」

實際上，不負責，或正確點說對於他們的作品的道德與知識的影響或道德的破產不負責，這些「為藝術而藝術」的護法認為一篇作品，詩或小說，愈無用，愈與時代無關，愈無所謂則愈美；寫實主義者，自然主義者也不負責的，他們以學者的旁觀態度為其文學理想，又要依社會的義實，一如生物學者憑依他的顯微鏡。沙爾特爾先生說：「憑依，他們憑依什麼？憑依空氣嗎？」他又寫道：「這不是偶然的，福樓貝爾（Flaubert）既自為純粹風格主義者，形式的喜悅人，又作自然主義之父；這不是偶然的，昆古爾（Goncourt）自詡為既能觀察，又有藝術家的文字。」

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的一切作家們對於他們的作品絲毫不自安於不負責任[illegible]人們對於共和國並不比那些弄球者更有用（也不更危險）？總之，他們自列於社會的工廠的生產者，他們自視如寄公食生，因作夢，因思想受報酬而一[illegible]事者。在他們的假定，一篇文學作品，有用處即是其墮落：最純粹的文學與時空無關，甚或超出其上；結果，他們[illegible]的著作，思想與輕[illegible]擲向世界而給人類及牠們[illegible]或消閒人因牠們而作為的：付之不聞不問。

謙抑嗎？不是。這是種根深蒂固的成見：認為藝術是無所為的，輕蔑世人，甚且凡衆；這是為「快樂的少數」（The Happy Few）而寫作的時代的遺產。沙爾特爾先生說：「如今一些事已經到這步田地：人們看到那些因為以文字事德人而受責被罰的作家從痛苦的譴訴中出現，……唉，什麼，他們說，寫作的東西也要牽涉到？」

當個比現在少些困難，社會的與道德的標準較於不堪毀壞的時代廢棄（我寧說是退伍）在他的象牙塔或實驗室的作家的淡漠態度是否可採納？今日牠已決不再被採納。當各人全部意識是用什麼意外的材料形成的，誰不懂得以前作家的自樂其樂的藝術繼在今日便像放棄工作崗位？文人不再有這種權：將些他不知道將來落到肥地或瘠土上開結些什麼有毒的花與果的種子揹向四方而隨漫的退回他的書齋，離開他的世界和國家。

在被佔領時那些活動停止的長日，沉重而寂寞的日子，我重讀昨日的，前日的，我少年時的名家，泰納（Taine），米蘭（Renan），

巴當（Barres），尼采（Nietzsche）……的作品。我爲這些作家的假定，歷史的解釋與機智的把戲的影響所感動：「什麼人們不曾令我說」什麼我不曾說！」來養臨終時這樣慨歎。

那末這些美麗的機智的把戲他們是危險的嗎？在一九四〇年一些黯淡的日子裏，我了解了他們，現在我了解得更深切。老人與孩子，大家都爲牠們所把持，幾於永久被牠們用作「忠覗的學徒」。沙爾特爾有充分的理由。當世界上一切都成問題的時候，無用的，無所謂的文學不能再有地位；凡是有使用紙這種危險工具的危險尤榮的人都要注意他們的作品對他人所起的作用。文人，果眞像文人，須完成一種社會的義務。就在這一點上，「近代雜誌」的宣言應首先來說。這個宣言正與一般主張適應。我們跨進社會文學的紀元。

× × ×

這種社會文學——其觀念曾激起個爾勞貝爾而今日又必然產生者，牠是什麼？

我不試述沙爾特爾的理論。他那篇文章因內容太充實致不便爲牠作提要。牠留給我的印象爲：在智識的領域上首要的是種以綜合的精神代替分析的精神（沙爾特爾稱爲本質的資產階級的性質）的嘗試。在產生於法國革命及古典與笛卡兒派的觀念的十九世紀人看來，在法律上同類的一些人不管其地位如何都是平等的人只是個社會的分子，對於其他一切是獨立的——大罐頭中另一些小豆子旁的一粒小豆子。他是個個體，在原則上他是他的命運的主宰，但在社會的力量圖前他整個的被繳械，法律上的主人，事實上的奴隸。然而如今的事實卻是人爲其團體，階層，國家所拘束，所保護。而且這團體，階層，國家並不單單將牠們所賴以組織成的一切元素併列起來，同時這些元素還彼此反應，交互感染以完成個集體的靈魂。新文學所應表現的這個集體的靈魂不就是與徐爾．羅曼（Juels Romain）的大同主義相關連的那個嗎？

不錯，但當徐爾．羅曼寫作他的偉大小說，連續小說，「有志者」以實踐其主義時，他只完成了幅巨大的歷史壁畫，就最生動是些脫離團體而又構成些過去社會的個體與類型的個人（像他否認那資產階級的分析主義的代表人馬爾塞爾．普魯斯（Marcel Proust）是的，沙爾特爾應該也否認徐爾．羅曼）。即光復以來出版的一切重要書籍：路易斯．韋斯夫人（Mme Louise Weiss）所著的，專寫戰爭的連續小說，法揚先生（Vailland）的「遊戲的腳色」，亞拉公（Aragon）的幾種小說，……也都如此。

人們說：「法國，你要療治個人，」那末新文派，牠圖以此療治法國文學嗎？

我不相信新文派可達到這一點，牠果眞如此，我又將抱憾。在過去使法國文學有對人類的無比的價値的那只是種對於人的境地無止日新的探索，這種探索只因爲牠在些有個性的，因其爲個體而非社會典型的個人的圖畫中使抽象具體化始如此生動，永不過時。無疑的，爲資產階級的分析精神所薰陶，我不能不想：對於我和我們都是的那個個體，惟一不容否駁的眞實是個體，不管牠如何深處於身爲其一部分且受其影響的社會團體中。我不相信有一個作家能丟開這個觀念，除非法國與歐洲都趨向於保羅．梵來理（Paul Valéry）所憫提及的蟻聚般的大衆。

是的，作家的職業是種社會的職務，這正使執行這種職務的人有全部責任，但其所關涉此是調和社會的職責與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沙爾特爾先生對這一點也同意。

他說：「完全被他的階層，薪金，工作的性質所限制，一直限制到他的情感及思想，這個人須要認清楚他的及他的夥伴的境地，對於無產者牠給予個無休止的征服的前途抑征服或勝利，這全靠他是選中退讓或革命，而對於這個選擇他是負責任的。並無不選擇的自由；他是受拘束的，打賭是應該的，禁止也是個選擇。然而用同一的運動去選擇他自己的命運，一切人的命運及他所應貢獻於人類的價値卻是自由的。這樣的，在投與無產者一種意義上，身兼常人與工人者可自擇。這恰是我們心目中的人：完人。全受拘束，又全自由。應該從擴大他的選擇的可能性上解放出來使是這種自由人。在某些境地，只能有一種選擇，其結果是「死」，但應該使人在任何環境中能選擇「生」。」

對於大衆，無疑的；這一切有點微妙，但也許，而且恰恰的由於當前的觀念的混淆，大衆對微妙不再有所畏懼。無論如何，我們保留着「近代雜誌」的宣言的語句：「我們的雜誌所專心致志的是保障人權。」

這是個美好節目，但牠是否如此新穎？法國文學正自行重新．然牠也繼續着它的路線。…………（完）

（譯自法大使館文學科學藝術週刊一卷十五期）

丹麥婦女領袖貝格楚璞夫人

張雯譯

聯合國婦女地位小組委員會（Anited Nations Sub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主席・布棣爾・貝格楚璞夫人（Bodil Begtrup），是一個儀表端莊，身材修長，有着棕褐色的頭髮和眼睛，年青而有志促進全世界婦女福利的丹麥婦女領袖。現年四十三歲。於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生於丹麥。因爲她的母親是詩人，音樂家，藝術家的後裔，所以自小就有藝術方面的天賦知能。十四歲時，差不多就已決定專攻藝術，特別是繪畫。然而，某天，她偶然翻閱中國哲家辜鴻銘氏有關公民信仰的一本書述後，竟受着辜氏的哲學和觀念的莫大影響，改變了她畢生從事藝術研究的心願，而決定爲丹麥人民，尤其爲婦女同胞服務了。所以在她進哥培海根（University of Copenhagen）大學時，就選習了科學和經濟，曾於一九二九年得該校經濟碩士學位。在求學時代，她非常熱心學生活動，曾參加國際學生會，并獲得日內瓦研究的獎學金。

她於一九二九年和埃立克・貝格楚璞（Erik Begtrup）醫生結婚。一九三〇年任丹麥婦女會的副主席。那時她一方面撫育着三個孩子（兩個是貝先生前妻所生，一個是她親生的。）另一方面仍繼續爲丹麥的利益和婦女同胞的福利而努力工作。一九三八年（這時她已與貝先生離婚兩年），被任國聯日內瓦會議的丹麥代表，一年後又被派爲兒童健康委員會的主席；并任電影檢查官。她不僅致力於美國不良影片的禁演，而且在戰時，還阻止了無數納粹影片的放映。一九四六年被選爲第一次聯合國倫敦會議的代表。同年四月又至美國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且被選爲該會主席。該會原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一個單位。在該會的說明書中，曾詳細指陳有關婦女在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的機會和地位。貝格楚璞夫人亦在她被選出時發表談話謂：現在不僅是婦女參加世界活動的問題，而是如何使各國的婦女充分合作的問題。其後，該會的八個委員就很快地在貝格楚璞夫人領導之下工作起來，於兩星期中擬就了一個聯合國有關婦女權益的永久機構的政策，計劃，及組織的詳細項目的文件。

她們認爲民主是唯一能使婦女享受充分人權的社會制度，所以在該文件中，她們建議聯合國大會，經過調查和投票的決定後，組織一個婦女事務的執行機構，以使各國婦女在政治，公民，社會，經濟各種權益上與男子一律平等，使婦女享受充分的教育，剷除娼妓，予婦女以離婚權。這文件作得非常繁複而詳盡。因爲她們瞭解世界婦女的企求和希望。婦女以所遭受的壓迫和不平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所以她們的文件也必須網羅詳盡。

但是人權委員會（由羅斯福夫人及九個男委員組成）認爲她們的計劃過份迂闊，而評論不一。經濟和社會會議（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文件須先通過該會始可提交大會）更不管貝特楚璞夫人的堅強反對而將文件刪集成幾段綱目。然而原文仍因其正直和完整而被附錄在後面。

婦女地位委員會工作的艱鉅及其計劃之遭受反對，貝特楚璞夫人原是意料到的。但她不僅不因此灰心，且更加自勵。同時她也很明瞭：婦女們實際生活的改善，也同樣重要地影響於她們計劃的成敗。

「提高婦女地位」。她曾經說：「自然是很好的，但世界上無數的婦女，生活在廚房，在設備簡陋，衣食不週的家裏，要她們找出時間來，熱心參加公共的或社會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要使婦女參加世界的和她們自已的社會活動，我們不單要在公共的生活上，予她們與男子同樣的平等地位，而且使她們不虞匱乏，無所恐懼；爲了與世界上的男子共同合作而爭取地位。」

最後可以提起的，這位丹麥婦女會主席，電影檢查官，國際婦女會會員，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主席，布棣爾・貝特楚璞夫人，是從來不任虛掛名譽的職務的。至於她愛好的娛樂則是：划船，刺繡和從事園藝。

一九四六，十一，於金陵。（譯自 Curent Biograpiies）

四萬五千個兒童的母親

Eleanor Lake原著　雨初譯

這裏要介紹的[illegible]來的媽媽克利夫人——Camille Kelley 是美國夫拿斯洲明斐士城兒童法庭的裁判官。她個子很小，卻具有巨人的意志與使命。她要叫冷酷的父母和沒有同情心的旁人承認天下間實在沒有所謂「壞」的孩子。她說：頑皮的兒童所需要的是人類的愛與諒解的丸子去醫治，而且她要自證明這點是對的。

她在法庭[illegible]十年，[illegible]她審判而改造的兒童，達四萬五千人。因為她的成績優越，她一連[illegible]被選[illegible]了[illegible]裁判官。時人稱她的法庭為一美國一個最偉大的改造及[illegible]罪行的中心。」

克利夫人給[illegible]的印象。她很像一位嬌小的公爵夫人，一身淡雅[illegible]的衣裳，[illegible]一[illegible]灰色[illegible]，[illegible]。她談吐流利，[illegible]實[illegible]法[illegible]多[illegible]，說[illegible]而改[illegible]。她有一個堅決[illegible]信[illegible]的使命：[illegible]人類，[illegible]是[illegible]人[illegible]門人，[illegible]的——她一天十六[illegible]時[illegible]內，[illegible]女招待，[illegible]工作人員，[illegible]的工人，因[illegible]人民的信任。[illegible]女的，[illegible]小孩，自[illegible]，[illegible]裁判官[illegible]都[illegible]：一好呀，裁判官！一[illegible]快。

她的法庭[illegible]了笑[illegible]快，[illegible]也很[illegible]，[illegible]內[illegible]的椅子，中間一[illegible]心不[illegible]，代[illegible]法庭的[illegible]權，上[illegible]一[illegible]的[illegible]。各[illegible]都[illegible]的[illegible]，裁判官用這地的天[illegible]口[illegible]：一這是一個圓桌法庭，在這裏大家都有發言的機會，不希望[illegible]任何[illegible]人離開這地後心裏到[illegible]不平。現在讓我們[illegible]坐在一塊兒[illegible]這件案子罷。」她要便[illegible]她的案件，不容[illegible]來推[illegible]完事。[illegible]沒有一位律師想[illegible]地把一個案子了結，她便[illegible]道：「我是不[illegible]人推迫的，這是一個建造人格的法庭，我得[illegible]利用我所需要的時間去建造人格。」明斐士[illegible]的人都很[illegible]心，很樂意做克利夫人的後盾，使她能夠[illegible]用她所需要的人才，所以她的犯[illegible]兒童訓練工作特別超越於其他地方的裁判官。

她反對[illegible]兒童，常說：「[illegible]不[illegible]用[illegible]子[illegible]兒[illegible]的[illegible]，更不能把它[illegible]掉（孫子們的[illegible]子[illegible]安[illegible]若[illegible]得久了，他簡直就[illegible]。當孩子的行為[illegible]了病，你得[illegible]出病[illegible]來，[illegible]法[illegible]，光用[illegible]罰，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我[illegible]的裁判[illegible]重視[illegible]的孩子，[illegible]是[illegible]生[illegible]動[illegible]。[illegible]孩子是[illegible]有[illegible]的。[illegible]動，[illegible]的孩子，[illegible]，[illegible]他。但是[illegible]子。你[illegible]向上奔[illegible]的力量。」

[illegible]，[illegible]公民[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人[illegible]的[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實[illegible]依[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助工作，[illegible]，[illegible]克利夫人[illegible]法[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在自己[illegible]上。[illegible]人。

克利夫人[illegible]參[illegible]—Camille McGee，[illegible]，[illegible]很[illegible]名的[illegible]。[illegible]女兒，[illegible]親去時她很年輕，她決意[illegible]文[illegible]。後來[illegible]的姊妹死了，留下幾個兒女給她教養，這個[illegible]作中[illegible]。她不[illegible]一十歲便[illegible]，[illegible]利先生是一個英俊的青年律師，具有[illegible]一樣的熱情與善心。他們組織了一個很快樂的家庭。[illegible]十年[illegible]，她的[illegible]，[illegible]和三個小克利。

克利先生[illegible]服他妻子的[illegible]明才[illegible]，[illegible]她[illegible]，[illegible]她在他的辦公室裏研究法律。果然，[illegible]，兩年之後，白天也在他辦公室裏幫助了十八個月。有一天，當她目送她的兒子上學的時候，忽然心裏盤思：她的兒子在她的教育範圍以外，所得到的

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世界，所受到的是怎樣的人呢？她想：「一個良好的母親，她的任務是不應該只限於家庭的。」

於是這小小的克利夫人戴上她最美麗的帽子，走到她兒子的學校去，自己介紹給教師們。不久，她就幫助學校組織一個親師會。後來她又被選爲明尼蘇達州教育會第一位女委員。她因調查市內兒童的課餘生活。她不高興她所看見的一切。

過了幾年，明尼蘇達州要一個兒童法庭裁判官。當時夫人已負盛名，大家都公認她是最適於這職位的人。因爲她的兒童工作，雖然她不曾正式學過法律，也沒有律師資格，但是法院特別通融委她爲第一位女公務官[illegible]女子當裁判官，她是第二位。到了現在，還是沒有[illegible]但是八年以來，高等法院只有一次否決她的裁判。

這些經驗[illegible]終於了[illegible]的成就。她便開始從事訓練父母的工作，她說：「[illegible]而作父母。目前我們[illegible]小孩的問題[illegible]人們[illegible]一[illegible]的法庭內創立了一個實驗處，會[illegible]調皮的孩子帶來，設法指導如何[illegible]指導。

現在[illegible]她的[illegible]式式的大批的父母，在我們[illegible]克利夫人說：「自己往往[illegible]了小小的法規，甚至小孩子[illegible]犯法了，他們[illegible]一有幾父母常常叫孩子們[illegible]，他們[illegible]六十個。在幾父母是整天在沙架，他們卻從來不[illegible]的付[illegible]。還有一些[illegible]每日[illegible]要[illegible]巴凡，[illegible]不要坐在那沙發上，[illegible]！」這不是家庭，[illegible]上去罷了。

更有些[illegible]的[illegible]不負擔父母的責任。「兒童最需要的是父母的指導，」克利夫人說。「有許多道德墮落的女子是因爲在家庭裏得不到父母的愛，而[illegible]外邊去[illegible]。這些父母只知道養而不知道教，給孩子[illegible]交給用人或學校。這簡直侮透了孩子們的心靈。」

現在美國有六[illegible]的地方政府仿效克利夫人的愉快家庭的建築和設施。在許多[illegible]採用着她訓練兒童的方案。但她最高興的卻是與人個別工作。她不分貧富貴賤，[illegible]不清誰是誰。她的一位朋友說這是她最大的毛病。比如她碰見一個女孩子，她便說不清她是在她的初舞盛會裏見過她的呢，還是在拘留所見過她。在克利夫人溫暖的民主的心裏是沒有界線的。

愛茉莉帕司脫夫人小傳

勉侯譯

她是[illegible]禮節的專家，美國人差不多都知道她。自從二十四年前她出版了一本[illegible]禮節規範的書名叫「社交法則禮皮書」之後愛茉莉帕司脫（Emily Post）幾乎就成了社交儀節的代名詞了。而她那本書確也暢銷。再版了六十五次。一年至少都要銷售三萬多本（一本值美金四元）呢？

帕司脫夫人現則已有七十三歲。可是[illegible]。身長五尺八吋不胖不瘦的，身[illegible]，[illegible]黑漆皮舞鞋，[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染着紅寇丹，鐵灰色的頭髮梳着時式樣子，[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紅[illegible]的項鍊，耳上戴着珍珠[illegible]，衣服[illegible]在[illegible]下她便穿紅色的，但不[illegible]不愛[illegible]，[illegible]宴會。

她的父親是[illegible]工[illegible]師，她小[illegible]去視察[illegible]工程，因此養成了她[illegible]的興趣，[illegible]紐約，自此以後每年冬天[illegible]，[illegible]也時常到[illegible]。

[illegible]十七歲[illegible]年[illegible]美[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和她結了婚，生了[illegible]。幾年[illegible]，[illegible]夫人[illegible]生活問題。[illegible]幻想文[illegible]，[illegible]，她寫成了一本小說名叫一[illegible]的[illegible]，在[illegible]公司出版，[illegible]文作口[illegible]出版了好幾本小說，[illegible]銷的一本名叫[illegible]售了七萬本之多，除了[illegible]常[illegible]一[illegible]時代一[illegible]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illegible]的必要[illegible]帕司脫夫人[illegible]這一本[illegible]，[illegible]社交法則禮皮書」便[illegible]出。起[illegible]一個小小的冊子，以後不[illegible]的[illegible]充發展成爲一本二十三萬五千言的巨著。

照帕司脫夫人的意見所謂好的[illegible]，[illegible]到人的表示罷了。她給一對[illegible]人的[illegible]切的[illegible]。

帕司脫夫人[illegible]不慣女人們在公場所公然搽脂的習慣，她說「有好些女孩子喜歡在[illegible]院餐館等等公共場所掏出小鏡子去照[illegible]擦[illegible]撲香粉呀的樣。總算好她們還不[illegible]衆[illegible]子穿鞋修指甲刷牙齒。」

現在帕司脫夫人已是兒孫繞膝的老祖母了（節譯自一九四六年十月份The Woman With Womans digest）

古城報業鳥瞰

師崗

北平復員後的新聞事業，有如春來石罅中的小草，生機是有的，可是不健壯，十月來在這自由的氣氛裏成長或夭折的誰也說不清究竟有多少，就連政府主管新聞事業的負責當局也拿不出一個確實可靠的統計數字來。原因就是抗戰勝利後華北局勢還沒有安定過，各方面都還不很就緒，新聞界也是一樣，除了部份由後方趕來的職業報人與在敵偽鐵蹄下受難八年後再度出山的少數老戰士在本位上發揮創造外，其間也滲雜．不少文化掮客戴上一頂「無冕帝王」的假面具，希圖以辦報作陞官發財的墊脚石，那管他從前就是要搶得出生，他也要利用他底力量——搶得「刼收」一兩家敵性工廠，在繁華的鬧市場中，揀幾幢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掛上一塊油漆招牌，拋出三五萬元聘幾位「萬能牌」的記者招一班技工，買一份中央稿紙，他就可以出一份報頂在頭上表示他是「無冕之王」那怕銷路儘管不好，他可藉口是在「縮緊發行」，經費不足他可用「董事」，到部隊裏或機關上去兌種兌來，或者索性到×長官面前打上一百萬兩百萬的長期借條，次數多了不方便就多拉一點外貨撈幾個工本費來貼補貼補，所以他們的報紙有的就是標準活藥文選，你想這樣耕耘怎能播植出茁壯的新苗？所以目前激起了一道濁血的洪波，產生了北平新聞界的「七七事變」！這是當局賢明的措施，消息傳出沒有不額首稱慶的，可是平時外界對北平新聞界并不注意，頗少報導，在這新聞自由高唱入雲之際，我想我來介紹古城新聞界，給讀者一點資料不是白費吧！

北平現在還在繼續發行的報紙有十三家：

華北日報是隸屬中宣部代表本黨的唯一大報，也是北平戰前的一家老報，社務就是勝利後代表政府首先到華北經理平津敵偽文化宣傳物資接收事宜的張特派員（明倫）在主持，所以資產特別豐穩，員工生活也特別優裕，可是出版的報紙并不如我們理想那麼神氣，也不及上海報紙那麼有生趣，不過它的編排印刷在這裏還是首屈一指所以廣告還是比任何一家發達。只是發行太慢，讀者對它總有姍姍來遲之感。

世界日報却還不錯，它的篇幅雖較小，版面不像華北日報那麼老練，「人民公論」欄最受讀者歡迎，社論貨色也不錯，專電特訊也不少，只是沒有副刊，聽說一般青年朋友很少看它。

新生報是北平勝利後最早發行對開版的一家大報，是東北保安司令部在此主辦的機關報，東北消息特別靈通，在這大難之後，舉世望治之時，一般讀者都很關心東北的時候，這位小弟弟却出了不少的風頭。

益世報是天主教喉舌。北平版資金比較充裕，社長馬在天紳士派頭也很足，勝利後他是隨十一戰區長官部前進指揮所人員首批到平的，所以他現在已經佈署得很有條理，編排都很講究，可惜「語林」已今非昔比了，這也許就是他生意欠佳的主因吧！

北平新報也是戰前北平的一家舊報，事變後被日本人搶光了，這次賈培思回來費九牛二虎之力請准得日本人的隆文印刷所接收來賠償，可是後來又因×中將武裝接收，弄得賈培思幾乎要瘋，幸得上月由南京來了一位「飛來客」改辦，才落得有條件接收成用，從前招商承印，版面很不好看，現在自由有了本錢，印刷是比從前清楚，可是辦事的人祇有四個，連編帶訪，事實上忙不過來有甚麼辦法呢？

北平時報讀者也許會想到兩日前打入監獄的那位頭號文化漢奸管翼賢的「實報」，其實這兩報人事上毫有關係，只是「本錢」差不多全是那一套，不過精神上有所革新就是了。這報是市政府主辦的，編排大體也不錯，篇幅與北平新報一般大（四開）七五號字拚成版很好看，只是油墨不好，字跡模糊，所以讀者并不多。

新民報北平版日刊是現有報紙中發刊最晚的一家，由名小說家張恨水先生在主持，作風與重慶新民晚報差不多，馬彥祥主編的「天談

」和張先生自己主編的「北海」他們都肯說話，也愛罵人，他們外勤的新聞鼻很銳敏，尤其是桃色新聞總是描寫的活龍活現，他們的標題也特別生動，有時甚至不惜誇張得文不對題，目前的「抗戰夫人」「淪陷夫人」和週前的「新新春拐案」他們都有極大的誘惑性，據觀察家稱在這月內該報新訂戶，絕不在三萬戶之上。

道報是閻錫山將軍所辦的，對國內外要聞特別重視，沒有固定名稱的副刊，版面非常嚴肅，辦小報能做到這樣眞是難能可貴。不過明明一個天眞爛漫的小天使板起面孔，卻又使人看不順眼。

紀事報是影劇界朋友們經營的，篇幅與新民報鬪秀之風，不過特稿還不及新民報多，銷路還不及新民報好，由此足見這年頭讀者幷沒有恢復常態，還在為時局苦惱，他們還在繼續不斷的尋覓悲性的刺激，這是一幅如何可怕的陰影啊！

世界晚報是北平獨一無二的晚報，所以它篇幅儘管小得可憐，但他的讀者還不比有些大報少，社務仍舊是世界日報社長成舍我在主持，編排也很老練，只是圖多文少，因此版面難免表現得太零亂。

英文時事日報是北平唯一英文報，紙與華北報是姊妹報，辦得很有成績，因盟邦旅平人士多諳習華語，所以訂閱的人幷不多，十月來總是賠本，幸好華北日報還賺錢，正負相銷還差強維持。

其次還有軍委會政治部主辦的幾家服務性的軍中報紙——大同新聞部隊版十六軍掃蕩簡報等都是日刊，編排都很精緻，只是沒有對外發行。

至於已出刊而在「七七事變」中遭沒的計有建國日報，國民公報日晚刊，新中國報，解放報，民強報，大同報等加上通訊社雜誌社合計七十七家；這批日報裏面除建國日報報導農村消息比較詳盡解放報慣愛造謠以外，其他的也很平凡，他們在出報時一昧的賠本，停刊後還無形中攤留一部份物資消耗，尤其是新中國報與建國日報等接收敵僞物資白手開業的報紙，報紙停，營業損失，也還樂得撈取一筆意外之財。

解放報是中共在北平出版的機關報，最初是三日刊，後來進步到間日刊，上次因登記手續未符，與七十七家同時停刊後，它與北平新華分社聯名發表告全國同胞與同胞書誣罵政府幷觸及大同新聞社，經大同社提出抗議，說它有惡意誹謗之嫌，要求賠償名譽損失，結果他們又聯名給大同社寫了一封道歉堡函之後，全體就逃之夭夭。

民強報是一家民營報紙，日前因內部人事問題鬧得烏煙瘴氣，後經多方調解才改組復刊，那知復刊不幾天又遇「七七事變」該報眞有感禍不單行之歎。

光華日報民新報設備都不錯，大同民報比較簡陋，劉瑤章的國民日報他們雖然都沒有登記准，但還在繼續活動。

將出版的聽說也有數家，以大同新聞地方版，經世日報，北平晚報等消息最確鑿。

大同新聞是軍委會派屬第十一戰區長官部的一個軍報，相當一個陣中日報，部隊版出報已很久，副刊短小精悍，聽說發行額甚高，幷且全是贈閱，資本相當雄厚，該報也奉令接收有所敵性工廠，但「超收」者還沒有遵令移交。

經世日報是北平行營主辦的，現在是世界日報壁經理常川駐社籌備，他們態度極穩重，試版七次現在還在調整陣容，如此愼重的工作態度眞值得一般報人學習。

北平晚報是戰前就有的一家晚報，印刷器材才由中宣部平津特派員手討回來不久，現在正在整頓。

北方日報是民國十四年的一老報，原定七月中復刊，但現在還在物色工具，看樣子就是在八月中也絕對出不了報。

在東四南大街上有兩家新粉刷的門面：一家是名叫「大華報」一家名叫「大道報北平分社」還不曾開過一次門，只有後者門首已掛上了另一塊「利民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所以有朋友估定這家報館是會「轉生」的。北平人報，自由報……這些都似乎另有企圖，所以記者也用不着多話，要是以後有功夫，我還願得北平的通訊社和雜誌作一次比較詳細的介紹。

六月廿五日　寄自北平東城

產婦的福音——無痛接生新法

金仙

生育是婦女界一件很痛苦的事。一般人都認爲不可避免，但在醫學進步的今日，果無良法解免嗎？四五千年前埃及已經發明一種局部麻醉法在臨產痛苦的消除上獲奇效，祇因手續繁難，常有危險，未能普遍實用。又學者多年之研究，乃有最新除痛法的完成，祇需一次打針，即可免除全部苦楚，而手續簡便，任何醫生均能爲之，此誠產婦之福音，不可以不向未來的母親們推薦。

在苗鋼發明麻醉法以前，且把過去有關有痛接生的探究史簡略說說。直至十九世紀中葉，生育的痛苦在西方各國也是被認爲不可避免的。但英國女皇維多利亞頗不以爲然。在她生產隊波兒公主時，便是求御醫給她施用麻醉劑。

麻醉劑的施用雖是有效的，但也有缺乏。由於某種莫知所以然的原因，它有時竟會使受之者不能蘇醒以至於死，而因此犧牲者且往往一定是最需要麻醉的產婦。所以終於不合用，還得尋求更好的免痛方法。

三十年前，德國的研究者自以爲覓得了最後的答案。即將嗎啡與 Scopolamine 合用。這兩種藥前者止痛，後者減去對於明事的記憶力，合用之下產婦入於昏睡狀態，本來很好，但對嬰兒卻有很壞的影響。因爲受了麻藥之毒的嬰兒也睡著了，醫生要很艱難地弄醒過來及早作那第一次必需的深呼吸。過長，他的腦細胞就會因短期的缺乏氧氣而衰退，以致影響後來的智力發展。

次一可注意的無痛生育法便是上述的尾部麻醉法。是一九四二年出世的，人的尾溝位於脊柱的底部，乃是一個骨質的小盒，子宮中的神經都要經過這個小空才和脊柱中的神經聯繫的。那末，爲什麼不用一種藥使這裏的神經失去作用呢？牙醫在拔牙以前用麻藥 Novocain 來麻痺牙神經，其法正可仿效。

於是此法的發明人便用一種與 Cocaine 爲同族的麻藥 Metycaine，循一枚很長的針頭，注射入尾溝中。這樣一來，產婦們有的竟就沒有半點痛苦，而生下來的嬰兒也很強壯。可惜此法仍有缺點。

人的尾溝很難尋找，雖最有經驗的醫生有時也很費事，偶然時得不巧，把藥注入一條血脈，那就一定要使產婦受害的。再則在分娩時，注射針須得留在肉中不可即時取出，以便隨時加劑，這就常會發生斷針情事。

最後，插針的地方離直腸不過寸許，故常有被細菌傳染的危險。

就因爲還有這許多缺點，所以尾溝麻醉法十分難用。施用此法的醫生得時刻注意，假使產時很久的話，就得留守在產婦身邊二三十小時之久。因此，這種良法，就只能由設在各大醫院且手術高強的產科醫生使用，而未能普及推行到鄉間去，可見人們還需要一種更安全，更容易施行的麻醉法。

有思想有熱心的產科醫生於是又關心，尾溝難找但脊髓是好找的，有那一位醫科畢業生會找不到脊髓呢？脊髓就是脊骨中間那條充滿了脊髓液的空隙，人的脊柱神經便通過其中。每一位實習醫生爲了診斷腦膜炎，梅毒，嬰兒癱瘓症都要向其中抽取脊髓液以備檢驗的。

就在脊髓總神經之末，張開了一部馬尾神經，生育時的痛楚，便由這馬尾神經司之。所以探究者便又推想假使能向脊骨的這部份注射些麻痺藥又如何呢。

這個推理當然並不新得出奇。外科醫生施行腹部手術時，已經使用脊柱麻藥多年了。

不過這裏只要身體的一小塊區域發生麻痺現象，所以麻藥得一直走向那塊區，而且就在這那停留下來。這應當用什麼麻藥呢？按理，這服合用的麻藥應當比脊髓液重，才能像溫度計中的水銀柱一般在若日裘晨就沈於柱的底部。

還有一種困難是通用的脊髓麻藥，多數都是作用期間甚暫的。例如 Novocain 有效時間僅一小時，對於接生幾乎毫無價值。不過有一

倒是作用很久的——可以維持到六小時，但是 Nupercaine，乃是非一年前瑞士國所發現的，卻因它的力量要比 Novocaine 強到一二千倍，許多醫生都怕用它，怕它會緣脊柱上升，使受之者的呼吸器官陷於麻醉因而致死，又怕它會使血壓降落到危險的低度，引起衰竭而致死。不是怕，這些事都是曾經過的。

但在會研究的人，是都有辦法的，研究者想，如果能使此物上升得慢，便不致緣脊柱而上升了，而如加入一些葡萄糖，它不就重起來了麼？至於血壓降低的危險，假使用量極少也可化除，而在事實上，要除掉人體上生育部份的痛楚，所需藥量也真非常之少。

產科醫生選擇難產施行手術時，就常使用減輕局部麻痺法。用量還很大哩，都沒發生危險，則少用一些更安全了。

這樣研究成功的新的局部麻痺法，被命名為「鞍區麻痺術」，因為它要麻痺的這一部份，正是坐馬時與馬鞍接觸的部份。此法先試用於外科病人，效驗極佳。凡須要有大量開刀的病人，施用此法以後都能完全免痛，且勝過手術時全身麻醉法。後來才又用以接生，用法是試探的，產婦的陣痛開始時，便每隔四分鐘注射一次這種加了葡萄糖的 Nupercaine。但在萬事之先要向腰部的背部一小塊皮膚下面注射 Novocaine，這可以使針管插入時絲毫不覺痛苦。

結果因為效力偉大，故用量極少，只要一些就夠了。比起尋常麻醉法的初次用藥量來，減少三十倍了。

注射之後，產婦筆直坐起三十秒鐘，藥性下沉到脊柱底部，然後睡下。在一到五分鐘裏面，便全無痛楚了，經過十到十五分鐘以後，藥便「固定化」，那就是說，便不復藥性上湧到脊柱的上部去引起麻煩。

上述的用量對於減輕產痛有效，對於產婦的自然分娩則無功，因為，它只有鎮痛作用，而子宮生育所需的肌肉收縮卻不會因而停止。

第一次實用此法的醫生，得到了很以自傲的結果。許多產婦的精神愉快了，都能在臨盆之際和醫師合作。生下的嬰兒也一樣的好，不必拍涼水，不必用氧氣，都能自動呼吸。

鞍區麻痺術年來經過英美各國多次臨床實驗之後，已經證明是一種得未曾有的優良接生術了。但在施行[illegible]時，多少還有些不便，需要熟練，而且產婦在施用此術時，還得時時由醫生看守。所以說到今日為止，它還只能在醫院中施用。要到醫師被請到家庭去接生時，要施用此法，還是不大方便。

所以鞍區麻痺術還不能算是對於無痛接生的最後答案。理想答案乃是一種可由醫師開方交給產婦在產前自行內服的藥片。換言之，這種藥品在服用時應當非常安全，不需要任何監督和看守。鞍區麻痺術當然還做不到這一點，不過比起以前一切接生手術來，它已算得最接近於這個理想了。

巴爾琪女士

本刊資料室

——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金的獲得者——

一九四六年諾貝爾和平獎金兩個獲得者之一，巴爾琪女士（Prof. Emily Greene Balch）是美國的著名人，今年七十九歲了。她對於社會工作有過相當的訓練，一八九六年曾在芝加哥大學接受經濟學和社會學。同時致力於世界和平運動，因為她對國際和平運動，有著強烈的興趣和堅強的信念。

一九一八年，因為她對非戰主義及經濟問題的直言無諱為校方所不容，因致被迫停止了二十一年的老師教授，仍終遭革職。離開該學院後，巴爾琪女士即刻專心力立志從事於[illegible]和平事業而努力。在她做國際婦女聯盟的秘書期間，在凡[illegible]的[illegible]會時提出和平建議方案，其後美政府[illegible]。在兩次大戰之間的[illegible]，她曾[illegible]的持久和平的計劃。當一九三四年國際婦女聯盟[illegible]困時，她曾以私蓄支持該盟的工作達十八個月之久。

在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她得到得獎的通知時，正值在[illegible]開刀的[illegible]醫院裏。[illegible]她患支氣管炎，[illegible]。她說：「我對得獎真是又驚又喜，這實在是[illegible]上的榮譽，我的朋友替我申請獎金已經多時了。」

臘翅

綠漪

廼丹勒司自從和兒子伊卡拉司到了克來特，蒙國王彌諾百般優待。這位雅典巧匠發揮他震古鑠今的天才，替國王造了座迷宮，將那傷害萬端，無人可以制服的牛頭怪囚在裏面，從此代克來特除了一害；又替國王造了無數件巧妙的工藝品，建了幾多座壯麗富皇的宮室。但是有天才的人總容易流於驕傲，居高位的人又不免近於忌刻。那位雅典巧匠與他的東道主人彌諾因了些小事，意見齟齬，後來竟成了很深的仇隙。

國王將他父子關閉在一所古堡裏，四面都是烈浪滔天的大海，對他們說：除非你們變成了有翅膀的鳥兒，否則永世莫想離開這孤島。

孤島沒長而單調的歲月，把人厭倦死了。一天，父子坐在海岸邊釣魚消遣。忽見空中有幾隻海鷗在那裏迴旋，海面又有一隻小艇，左右張開兩片三角布帆，鼓着滿滿的風，破浪而行，竟能與空中海鷗比速。

「爸爸，你看那隻船在水面飛駛着，不也像隻鳥兒嗎？你瞧，那一雙張得大大的白翅膀！」

孩子的話，給了父親一種啓示，同時他又想起彌諾王對他說的話來。人是不會變成鳥兒的，但人又何嘗不可以製造會飛的翅膀。

於是，這位雅典巧匠開始準備。他父子二人成天到海邊攀登鷲鳥和鷹鸇的窠巢，搜集了無數長短不同的落羽。他們又從野蜂窩中採了許多臘，融化後做成了翅膀的胎子，將鳥羽順着次序一根根插在上面。這樣忙了幾天，居然造成了兩對美麗可觀的人工翅膀。一對大的父親自己用，一對小些的給兒子用。

到了動身的那一天，父親將那對小些的翅膀，安在兒子的背脊上，用一團臘粘得牢牢的然後自己也帶上一副。他叮囑他的兒子道：

「兒子，你跟着我飛，時刻注意我的方向。不要飛得太低，怕海水沾濕你，也不要飛得太高，怕太陽的熱力，會融化你背上的臘。」

廼丹勒司雖是二三千年前的希臘人，但他既是一個有學問有經驗的工程師，所以也懂得滑翔之理。他帶着兒子爬上海邊一座共高百尺，陡峭壁立的石峯，先將身子退後，然後曳開脚向前跑了十幾步，閉着眼望下一跳，身體先一沉，隨即飄飄揚揚地起在空中，像兩具人形風箏，乘風飛離孤島了。

年青的伊卡拉司，一片熱情，腦筋裏又充滿了種種幻想，他是熟聞阿坡羅的兒子費愛松到日宮謁見他父親和駕駛日車故事的。雖照費愛松駕馭車不愼，撞了滔天大禍，被天帝宙士的雷矢打擊死了。但他究竟見過日宮和天庭的光景，死了也值得呀。

伊卡拉司渴慕的是「光明」「熱力」和那天空海闊，任意飛翔的「自由」他夢想有一天能够像費愛松走進阿坡羅的宮庭。看見阿坡羅頭戴鑽冕，身穿紫袍，坐在整塊金剛鑽琢成的寶座上。身傍圍繞着許多侍從：如「年」「月」「晝夜」「時刻」等等。阿坡羅渾身上下放射着璀璨眩麗的七色奇光，不必說了。單是他頭上那頂冠冕所發出的光華，就宛然一輪正午太陽，教人莫能正視。

阿坡羅每天駕馭着的日車，是火神浮爾坎親手鑄造贈給他長兄的禮物。車身是黃金的，車輪也是，軸和轂則是銀的，車座的裝璜，極其華美：一排排青色橄欖玉，蒸栗色黃玉，烈火似的寶石，春波似的翡翠，色彩調和地鑲嵌着；又加以驪龍頷下的明珠，酒神文狸的眼睛，和無數雀卵大的金剛鑽。全車光彩之奕赫，又是一輪正午太陽。拉車的是四匹高頭大馬，金蹄銀鬣，夭矯如龍，它們胸中盡是烈火，口鼻中噴出的氣，也是一閃一閃的火燄。

若能够駕着這輛車兒在天空遨遊一周，則更有趣之至了。那些「黎明」原恭恭敬敬，等待在天門兩旁，見你駕車出發，就扯開深青色鑲滿繁星的天幕，打開東方硃紅色的一道天門。門外一條大路，鋪滿了深紅淺紫的玫瑰花。你就駕着車從這些無窮無盡的玫瑰花朵上直駛

過去，使那些破碎花瓣，帶着洋溢的清芬，落下大地，成了一陣霏霏花雨——這就是人間之所謂熹微的「晨光」。

不但地球地獄的魔鬼多，天庭的怪物也不在少數哩。過完了玫瑰大路，頂頭兒遇着是金牛宮。一條碩大無比的牛，蹲在那裏，簡直是座摩天峻嶺，日車須從牛角穿過，彎彎曲曲，愈前進地位愈隘仄，纔出來要費好大的事。其次是人馬宮，那半人半馬的妖物，張弓布矢對着你，你要閃避得快，否則他一箭準在你身上開個透明窟窿。獅子宮的主人也舞爪張牙，在大道上伺候着你，恨不得連人帶馬，將你一把抓過來，撕碎了吞下肚子。巨蟹的雙鉗已是十分可怕了，大蠍則尤使人亡魂失魄。它高高舉起那一對彎爪，在黃道畫下兩道括弧。後面尾巴翹起在空中，毒鈎兒動一動，世界便會毀滅。這些都是你行程的障礙，但你卻不必怕它。冒險是生命的意義，青年又是勇氣的化身。太安全的生命是無色彩的，令人煩膩的。我們要用我們的機敏，果敢，大無畏精神，百折不回的志氣，同人生道路上的險阻艱難戰鬥，而一程一程過進。瞧吧，前面是永恆的永恆，無窮的無窮！

伊卡拉司一邊飛翔，一邊想着這些。他想現在就飛到日宮，謁見阿坡羅，討他日車駕駛一次，有何不可？他想到入了迷，忘記了他父親的囑咐，只拚命向太陽飛去。他背脊間那用以聯繫翅膀的臘塊，受太陽熱力的灼射，開始融化，而一滴一滴流下來。伊卡拉司不管，仍然一味向上飛，飛。最後那些臘化得差不多完了，翅膀的胎子也開始溶解了。沒有東西可以支持他身體的重量，他便從空中直墜下大海來。

醍丹勒司聽見背後慘呼聲，回頭一望，只見他兒子自雲端裏一翻一滾向下墜。最後速度加快，一支箭似的直射入海水中。除了海面上飄盪着一雙大臘翅以外，什麼也看不見了。

人們爲了紀念伊卡拉司，從此就喚他所墜之處的海爲伊卡拉司海。附近的一座島，就喚作伊卡拉司島。

阿坡羅聞知這事，從海底取出伊卡拉司的屍身，使他復活，把他變成了太陽裏的一隻金鳥。說道：

「這孩子的力量雖然薄弱，他追求光熱和自由的志向卻是可欽佩的。現在我就如了他的願，使他永泳浴在我的光熱裏！」

憶江南 匡廬雜咏

陳逸雲 ．．．於牯嶺

（一）

匡廬好，曉日浴湖烟，遠嶺飛雲迷翠谷，近峯鼓霧繞松巔，獨立意悠然。

（二）

心澹泊，閒盡嶺松香，聽雨聽雷棲宿鳥，輕寒輕煖笑羅裳，誰可共清涼。

（三）

匡廬好，陡壁疊三泉，翠石懸波飛架穿，飄雲乘練落珠淵，靜聽若鳴弦。

（四）

登山徑，八載絕人行，荒草野藤迷古道，穿林游侶斸叢荊，增憶戰時情。

（五）

五峯秀，氣象萬千嬌。嶺上飛雲隨袖舞，湖中曉日望山朝，長嘯貫青宵。

卜算子 牯嶺秋夜

山色晚淒迷，淡霧籠秋月，松影簷疎滿翠梧，露重蟬聲歇。雁唳催歸客，夢醒鄉思結，寂倚朱欄數遠星，何處清輝闕？

八年記

陸勉餘

第三章　入川

夏英天天等船，越等越心焦，長江裏的船不斷的上駛，可是大都出漢口起航時就載滿了，經過C城根本就不停岸，眼巴巴望着它們烟拉笛，突突地衝着平靜的江水往前移動，真恨不得脅下插翅飛上前去。

一天從躉船方面回來跨進房門天倘沒有黑，放下手裏睡着的小孩，拉起床上疊着的棉被，抖開一個角，蓋了小孩。小孩在夢中嘻開小嘴，作着無聲的笑，這個可愛的笑，使得滿懷煩悶的小母親閑愁都散。她俯下身子，跪着輕輕地在孩子閉成一條弧形細縫的眼上吻了又吻。孩子似乎有點覺得，動了一動往上伸着的小手，母親立即遏制住自己的感情停止不吻。瞇着雙眼，痴痴看着孩子的臉，看他一忽兒咧嘴像笑，一忽兒皺鼻又像在哭，越看越有趣，就像鑑賞一件名貴的藝術品一樣從心眼裏透着高興。不知耗了有多久。有人推門送飯進來。機匆匆完成她的鑑賞，重轉身來接飯。隨着紹華也進來了，一臉的不高興，只喊了一聲「嫂嫂！」就一屁股坐下望着飯菜發呆。夏英望了她一望，覺得異樣卻不說什麼。輕輕裝上兩碗飯放好筷子，一邊端起飯碗一邊對她道，「吃飯吧！」

紹華一聲不響，端起碗就扒飯，悶着頭連吃三碗，吃完放下筷子便跑到地舖旁邊一個身睡下了。夏英嚼着飯，不住的用眼睬她忍不住問：

「怎麼啊你？」

「不怎麼。」紹華翻了一個身，不耐煩的口氣。

夏英吃完飯慢慢收拾碗筷弄這弄那，等弄完天已經完全黑了。且不去開燈，輕輕坐到紹華身旁撫着紹華的肩背：

「吃了就睡，要消化不開的呢。起來！咱們說個話兒。」

「我不。」紹華把腳一蹬鼓着腮兒。

「瞧你！倒是起來不起來？不起來我可要呵癢支窩了呢！」夏英撮起幾個指兒笑着往紹華脇下呵癢。手還沒有下去，紹華便已笑做一團。雙臂抱得緊緊地雙腳在床上亂踢。

「嫂嫂！嫂嫂！」

「你起不起來？」

「………………」

「你起不起來？」

「你不許動……我就……」紹華笑着喘着，慢慢爬了起來。姑嫂兩個在黑暗中說了一陣閑話，紹華精神起來，不覺又恢復了高高興興的故態，忽然嘆了一口氣道：

「嫂嫂，我真氣死了……今天」

「啊？」夏英側着身凝神注意。她曉得小姑必定有一肚子的牢騷要傾瀉。

「就是那個姓伍的，人家說他是C城駐防軍的政工人員那個人。他把我氣死了。」

「…………」

「今天下午我在開刀房摺紗布，劉來約我出去玩。她說要給我介紹一個清華大學的學生作朋友，我想清華大學的學生一定功課很好，和他混熟了，或許肯教給我算學。所以我就答應了。三點半鐘沒到，劉就同一窩人來拉我出去玩，那個姓伍的也在裏面。我和他打招呼。劉就說：『啊呀！你們趕情用不着我介紹呀！』怪眉怪眼的樣子。我心裏就不願意了，他們拉了我就走，一出去就拿我開玩笑，說許多不好聽的話。那個姓伍的壞透了。人家越開玩笑，他就越得意總是挨着我。我越躲，他越挨得緊。人家就越好笑，我一直忍氣他竟不懂得，一點不識相，買了一堆小橘子花生米請客。特別拿了一個小橘子給我吃，惹得大家又是一陣大笑，我不接他就死命塞，我把手甩開。他還不覺悟。劉叫他剝了給我吃，他就真的把皮剝了，自己嘗了一瓣，把其餘的硬塞在我手裏說：『很甜的，你嘗嘗！』『另外不知是誰就在旁邊接下話說，『當然嘍，甜心剝的還能不甜麼？』嫂嫂！你聽這是什麼話？他們把我當什麼人看待了，我真是氣死咧，我接過橘子一甩甩出去多遠，我就獨自跑回來了。

「你就一頭扎在舖上睡悶覺？」

「嘿嘿」紹華天眞地笑了。

「屋裏有人麼？」

「誰」？紹華站起開電燈。

「是我」，送飯的看護兵推門進來，一邊收拾菜碗飯繕，一邊搭話，「你們不開燈，我還以爲你們不在家呢！」又笑着對紹華道，「黃小姐！門口信插上有你們一封信快去拿？」

「那裏來的？」夏英問。

「俺不知道」看護兵托着吃剩下的菜飯走了，留下一個拙笨的微笑。跟着他的脚步紹華也走了，不上吸半支烟的功夫她又笑着舉着一封信回來了。

「嫂嫂！好消息！」

「誰來的！」

「你猜！」

「是你二哥？」

「才不是呢！……啊呀消息眞好。你一定喜歡聽」

「信上講些什麼？」

「你猜！」

「小鬼！別搗亂，快講吧！」夏英急得不耐煩起來。

「劉正說，後天有船。」

「啊！」夏英立刻放下正在折叠的尿布雀地搶過信去讀，信上說：

「黃太太：後天上午八點民生公司有隻船上駛大部分的艙位都給兒童保育會包了，裏面有我們的一個親戚，我們已經託了她，算你們是她的家屬請準備行李。後天我們來送你們上船，日安

劉正
黃英才　仝上

第二天紹華正式向院長表示了要走的意思，院長很爲惋惜，說了一些客氣話，勉勵了她一陣送她出門。紹華又去庶務課要了護照。通知了那些平常熱悉的同事。衆人拚拚湊湊攢集了一筆錢在外面小飯館叫了幾個菜一瓶酒，死扯活扯的把紹華姑嫂拖去吃晚飯。席間又拚命敬酒。紹華禁不住大衆相勸，不覺多喝了幾杯，先還是臉紅身熱，漸漸脚下虛飄起來，頭重脚輕的坐不穩，一味哈哈狂笑。夏英瞧着不對。心裏暗暗着急，不等席終便立起身來告辭，衆人堅留不住，只得下席相送，夏英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扶着紹華，順着走廊慢慢地走。初時還有同席衆人在後相送，走到半路。主人們都陸續回去吃那未盡之餐，昏暗的電燈光下只有姑嫂兩人和一個在懷裏睡熟了的小孩。過了一個院落又是一個院落，夏英只覺得陰森森地可怕，而紹華呢，卻覺得冷冷清清地難過，剛從筵宴上退下來，便落入這般冷落境界心裏特別不痛快。夜間的穿堂風如剪刀般的風吹在被酒力潑開的毛孔上，肌膚就像割裂般疼痛，胸口也愈發積鬱難過，忍了一陣畢竟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嫂嫂！我心裏痛。」

「別哭！小心給人家聽去笑話」夏英輕輕勸阻。紹華果然燃住了哭。勉強走到小院不及進屋便在門外吐了一地。夏英連忙進屋放下孩子便搶出來把她架進屋扶着睡下。她卻好，倒下便睡着了，夏英東收拾一下，西收拾一下，摸摸索索捨得驚叫樓睡。次日天剛亮她就醒了。看紹華還在濃睡，也不去喊她，只是自己一個人弄。等一切弄停當了時，纔喚醒紹華，和她兩人把舖蓋該還醫院的還了。該帶走的捆了。可憐大小三口的行李，只有一隻小舖蓋捲和兩個小小的包袱。不到七點劉正和他的朋友黃英才果然來了，大蘿蔔孔小姐劉小姐等也來相送。大家一同向大門走去，一路上看見的人都來加入，有的是同事，有的是看護兵工役等，出大門時這一羣人已加到二十幾個了。一個個笑容滿面的喊再見，祝一路順風。熱熱鬧鬧的離開了醫院。逕奔輪船碼頭。尋了一陣纔見那隻船泊在江心。連忙雇舢板趕上前去，只見圍着輪船盡都是一些小船在浪頭上搖幌不定，小船上的人爭着往大船上掛扶梯，大船上的水手拚命地用竹竿打，不許他們上來，劉正看情形不好立刻喚船伕把船繞到大船背後，那裏的底艙門剛巧開着，把梯子一搭馬上爬了上去，返轉身伸手去拉紹華。紹華卻不等他拉已經爬了上來，正巧夏英遞上小孩，他便馬上接過去亦與紹華。隨卽去拖夏英，夏英立在起伏不定的船邊嚇得腿軟，又不願劉正扶，只雙手把着梯子發呆，這時大船上已經有人發覺這裏在偷上，遠遠地在喊「不准上來」。劉正一發急也不管她願意不願意，彎下腰便拖她的肩膀。黃英才尤其粗魯，他見夏英爬不上，便在後面狠命托了一下，就這麼一提一托，夏英方始上了大船。隨後行李也上了船，劉黃二人提了行李，引着紹華姑嫂找位置。一直找到頂上層，一路都有人攔阻。有一個三十來歲的姑娘攔得非常

凶，活就像瀑布般瀉個不停，劉正也不和她多話，只把保育會職員的家屬證掏出來給她看。那姑娘一看，馬上轉變態度，笑嘻嘻地說道：

「啊呀！原來是陶先生的令姊令妹呀，陶先生我很熟，她沒有上船，會裏臨時發生事情把她留下了。她托過我的，啊呀！我一直在找，我說怎麼沒有看見呢。啊呀眞了不得，幾乎錯過，你們可惜來晚了，要昨天半夜裏上船就好，現在舖位都給不相干的人佔滿了。要末上船頭上去找找看，咳，眞是！只好委曲點了，……」

一邊嚕囌着，一邊幫他找地方。

劉正和夏英才幫着紹華姑嫂在船頭佔了一席地，向茶房租了一張帆布床，放下行李，便作別下船去了。那姑娘衷嚷了一陣，通過姓名也走了。這裏紹華姑嫂展開舖蓋，順了順地方，坐下來休息，舉目望去只見數不清的人頭滾來滾去。船面上擠得一塌胡塗。不一會兒輪船開着慢車往上駛了。小船上兀自還有人强着擠上來。大船上水手不斷的火聲吆喝，用竿子攔小船上的人，小船上的人也在嚷嚷，簡直吵成一片，這時人羣中忽挺出了幾個服裝齊楚的乘客，火聲發表意見：

「不能讓他們上來！已經超過了載重量，他們不要命，打就是了，打他們下去！」

「叫船長開快車，做甚擱些什麼？等下太陽就要出來敵機就要來炸，問船長保不保我們的「險？」」

「混蛋！問他究竟要賣多少票，故意放人上來麼？」

於是有的跑到船舷上去發號施令。有的筆直向船主房間衝去，擠得緊緊的船面被他們這麼一陣橫沖直撞，鬧得大哭小叫。夏英只緊緊的抱着自己的小孩，下巴頦兒貼着孩子的頭，全神注意着小孩的安全，紹華却東張西望，一心看熱鬧，在她前面不遠是一隻救生艇，艇下坐着一家人。其中有一個老太太年紀約摸六十左右。瘦瘦的手捻着一串念珠，嘴唇不住的哆嗦。怕人擠，將身子傴僂着完全縮在艇下，看見紹華便向她一笑，紹華也笑了一笑，這樣便算是介紹過了，老太太笑着問道：

「這些人吵些什麼？」

「不許小船上的人上這船。」

「嘎！誰不想逃命，不許？爲什麼？嘎！眞是……作孽呀。」

「說是船吃不住呢。」

「嘎！大輪船在乎多個把人麼？命中注定要死。一個人獨坐一隻船也保不住啊。」

「…………」紹華不曉得該答什麼話便盯着她不響。

「嘎！眞是劫數啊，從前長毛造反的時候也沒有死這些人。那時候結起隊來，走走歇歇就算運氣壞遇見强盜也不一定會傷人。只要長毛兵還沒有到，逃難一點也不怕，那裏像現在……一下怕炸彈，一下怕毒氣的。一死就論千論萬的。嘎！這一次眞是……眞是……咳！只怕世界上的惡人實在太多了，天老爺要收他們吧？」老太太繼續咕哩咕嚕地發表她的高見。

紹華聽得有趣，不覺展開雙靨對她微笑，聚精會神的來聽她講「長毛造反」。誰知她講道一段就不講了。手指掐着念珠，喃喃念起觀音咒來了。聽了半天只聽見「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南無……」心裏微覺失望，立起身打了個轉，又往別處望去，只見輪船已經開得很快。小船散在老遠的江面，喧譁早已消失在船頭衝起的水聲中。陰陰的天四下裏霧沉沉。太陽並沒有出來，而且也沒有出來的樣子，人們像吃了定心丸似的，互相祝賀着各人的好運氣。大人們一面展舖蓋準備躺下，一面談天。小孩們則趁大人們不注意，溜到船舷邊去玩耍。

突然船頭上一聲喊叫，跟着人聲鼎沸，許多人往船頭跑。紹華連忙跟着跑過去看時纔知是七八歲大的弟兄倆個在船邊上爭欄杆。哥哥把弟弟一推，弟弟立脚不穩便在欄杆盡頭空處直跌下去，哥哥慌了，趕緊去拉，一把拉不住，也跟着跌了下去。船往上駛，水往下流，僅僅一刻兒功夫便離去多遠，只可憐孩子的媽直着雙眼，望着江流尖聲的喊她孩子的名字。

「大毛！猪，在那裏，大毛在那裏！啊呀！小毛！啫小毛！快點呀！」遠遠的江面確似乎有個孩子頭在水上冒了一冒。旋卽不見影蹤，船面一片嚷喊，

「放救生艇下去！」

「停船！停船！」

茶房過來干涉，於是又吵成一片，又有一羣人氣吼吼地到船長室去鬧停船，叫了一陣纔出來一個買辦似的職員，傳着船長的話說：

「船長已經拍無線電關照碼頭上派人打撈了，不消停船。」

「胡說」一個大肚子女人氣急敗壞的嚷，「近的不救？倒叫遠的救？你們眞會推！你們是打算救死的還是救活的？」

「是的，是的。」買辦臉上堆滿了笑「水流得太急，人怕已經漂去十幾里了。」

「趕快打轉，追呀！」羣衆中又一人嚷。

「是的是的。但是這裏佈得有江防，日本飛機時刻要來炸的，爲全船人安全設想。我們不好停留。是的，嗒！」買辦收起笑容換上一付爲難的神氣，擠着兩條倒挂眉連聲「嗒！嗒」。

自私的羣衆默然了，只剩下大肚子女人還在打著湖南腔亂嚷嚷，但是沒有人理她，艙面上議論紛紛。很多人痛惜那兩個茁壯的孩子，但卻沒有人主張打撈。他們已全體和船主一鼻孔出氣，把打撈的責任推給碼頭上的人了，雖然明曉得撈起也只不過是屍首。

到了傍晚時分，竟飄起細雨來了。水手們遮上帆布篷，雨勢雖然縮了，風卻反而更尖更厲，夏英怕小孩著涼，抱著他鑽在被裏。紹華把棉大衣緊緊捆在身上，倚在嫂子身旁打瞌睡，風愈吹愈大，帆布篷時刻被刮翻，雨也愈來愈緊：一陣大似一陣，從船的兩舷打進艙面。打得旅客們的衣衫透溼，到得半夜時，艙面水流成河，帆布篷便像狂風中的敗荷葉一般吹得東一塊西一片的。大家紛紛逃到有遮蔽的地方去擠，夏英抱著孩子和那個大肚子湖南女子躲進了大餐間，這個大餐間現在已變成了沙丁魚罐頭了，地板上睡滿了人，夏英抱著孩子，湖南女人挺著大肚子，手裏又都拿著包袱，拖拖拉拉地試著腳步找空隙，一點一點的跨過去總算湖南人會擠，竟給她在廁所裏找到了兩個可以躋的地方，就在那白瓷甎砌的地上相將坐下。紹華因要將油布遮好行李並拜託救生艇下的老太太照應，走遲了一步。只走到大餐間門口，便無法走進去，索性不走進去，靠在門口用「一稍息」的方式立著。頭髮上的水，綫一般往頸項裏流。低下頭雙手撐著頭髮上的水，索索地發抖，冷風吹著水溼的手，如同刀削的一般疼痛，實在受不了，便又挨進去一點。一進門覺得一道熱氣衝臉，精神爲之一振，身不由己又往裏面挨進一點。伏在一個豎起的行李捲上，襯墊著軟溫的鋪蓋捲，呼吸著暖和的空氣，人一覺舒服，眼睛便朦朦朧朧地直想闔起。這時裏面正走出一個茶房，東跨一腳，西絆一下的正沒好氣，迎頭撞著紹華，見她披一臉一溼涔涔的短髮，穿著一件半溼的灰粗布棉大衣，狼狽的樣子，以爲她是保育會收的難童，便不假思索地吆喝起來：「出去！這裏是大餐間你曉得麼？」

紹華茫然望他一眼，又低下頭去讓頭髮梢上的水滴到地下去。心裏疑疑惑惑的不明白何以大餐間她不能進去。那茶房見說她不動，不覺氣往上衝，惡狠狠地把她往外一推。紹華不提防，幾乎跌倒。踉踉蹌蹌退了幾步，纔立定腳，揚起臉看時，那茶房早已走遠，只聽他嘴裏還在「猪玀猪玀」的罵，心裏好生惹氣，究竟上流人家出身的小姐不會罵人，只乾瞪著那茶房的背影發呆，這時船欄外的狂風已經變小。雨也歇了，代之而起的是霏霏的春雪。像柳絮般一縷一縷的飄過來，黏上肩背，落進頸窩。她只是發呆一點也不覺得，呆了半響她纔覺到頸窩冰冷，回過頭來看見落雪，頓時索落落打了一個大大的寒戰，渴睡也沒有了，放眼四望只見大餐間裏面地上躺著的那些沙丁魚式的人們個個擁著被頭睡得動也不動一下，通明的電燈照得那些人清清楚楚一個有一個的睡相，房間裏除了如雷的鼻息應和著房外的水聲外，絕不聞一點其他聲響。這單調的鼻雷惹起了一片寂寞使紹華想到了死！由死又想到了日間落水的那兩個小孩，彷彿他們就在船欄邊暗地裏立著似的。陡然一恐懼起來，連忙往大餐間裏而撞去。

（未完）

狂女

·環子·

你，莫笑披頭散髮的狂女，
她，在人生之河流裏，
像一條靈巧的游魚，
泥砂爛藻也仍然使她歡樂，
漁人的網也禁不了她的頌歌。

她不憐惜秋天，紅葉悽笑，殘花凋落，
她讚美那烈日下，曜開的花朵，
她冷笑了：
「你爲何對月亮高唱寂寞？」

健康的心情種下了一片廣大的園地，
不記得你們會笑她唇上沒有胭脂，
感謝你們稱她是狂女？

十八、於北碚劇專。

追求

·環子·

見你笑時，
我臉上也浮起了壓抑不住的喜悅，
偷偷的在你不留意的角落裏，
送上一個尊崇的，感情的飛吻。

我並不會想投入你的懷抱，
只要你的手指輕輕在我額頭點一點，
我的臉也會羞紅，
心裏卻爲這而驕傲。

人說：
「愛的終點是恨。」
我說：
「擁抱之外還有更深的愛情。」
靜思裏心跳得更利害，
並不怕夢幻去得更遙，

整天讓你的影子鎖住了我的思想，
不論我是在歡笑，
還是在哭泣……

二十六、北碚劇專

時代插曲

李曼瑰

第四幕

兩個星期以後，下午，張家客廳，佈置如第二幕。幕開時，張太太，張建中，和翁若斯在談話。翁若斯一邊說一邊抽着烟。後院的打牌聲，斷斷續續的傳來。

斯 （憤憤然高談闊論）你不要傷心，建中。你不要為一個男人這樣耗費了你的精神。人生好像一齣戲 Life is but a stage，大家逢場……逢場演劇罷了。你要是太認真了便是個傻子！Don't be sofoolish，建中。

張太 是呀，郭太太說的話不錯，

斯 Let me teii yon，建中，我老實告訴你，男子就沒一個好的。他高興時，跟你玩玩，好像很愛你，又勤懇，又把結，Serve 你像他的 angel，像他的天使，他的女神，Goddess of Athons，但是這一切的一切 all in all is nothing but emotion，所謂愛情，所謂love都是利用你的……利用你的 instru ments，都是蜜糖把你黏住罷了。One day，有一天他把你弄到手了，他便當你是他的……他的 Possession，你的小玩具了。你若是不要那樣，不聽他的指揮，要自己有一點點自由，一點點Freedo m，那他就說你是個怪物，Queor，沒有女性，不 feminine，沒有 it Bythat time

中 Well，什麼love，什麼愛情，都完結了。他便逃之夭夭頭也不 turn 一下了！

中 不過昌雲卻不是這一類的男人。

斯 都是一樣的。我認識的男人比你的頭髮還要多。還不都是一樣？They are all alike，you know，建中，你太romantic了。又是頭一次 fall in love，你便覺得他什麼都好。

中 他是好，待我實在不錯。

斯 我問你，建中，他要是那麼好，為什麼他家裏有wife了，又要另外 marry第二個。第二個死了不到半年又來結婚了呢？（建中不答，泣）Listen，建中，真的，我勸你不要太認真。Believe it or not，一個人過活痛快得多了。比和任何人結婚都自由，都舒服。——你只要有個職業，自己養活自己，live onyour own，自己愛怎樣就怎樣，什麼人都管不着，多麼 free，多麼自由呀？你又沒有孩子，那你更自由了。

中 （哭得很傷心）mrs.郭，請你不要再說了！（翁老先生領藹荻、藹蓮上。）

翁 怎麼了？建中，你怎了？

中 沒怎麼！

翁 龍先生有什麼消息嗎？

張太 沒有。剛纔郭太太在這裏勸她不要太認真，她便又傷心起來。

斯 我勸她從此不要太相信男子，不要太期望男子。

翁 你何必說這些話叫她難過呢？建中，跟我們出去散散步好吧？

斯 Eddie，Ellan，Have you done your lessons？功課作完了沒有呀？

荻 作完了。

蓮 作完了。

斯 Really？

荻蓮 Yes，mame

翁 來，建中。今天天氣好極了。我們出去晒晒太陽不好嗎？

張太 去呀，跟老公公出去玩玩。（建中搖頭）

翁 不要這樣，建中。我們當然希望龍先生能夠保出來。可是天下事就不是件件都順利的。你知道嗎，建中？世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十件事才有一兩件是如意的。生命那裏會完全平坦的呢？你看，那個蜘蛛，網子造了多少趟才造成。那隻螞蟻，含了一點東西，走這兒不成，走那兒又不通，繞了多少彎才到家呀。你這趟碰見這件事，當然是不幸的。但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這樣，整天哭，徒然害了自己的身體。來，跟老公公出去走走，散散心。

張太 是呀，去吧。老公公說的一點不錯。

蓮 Aunty 中，來呀。我們都等着你。

荻　我們到南區公園去打皮球。

蓮　你上回送給我們的皮球，我們還沒有打破。走呀。（拉着建中）

荻　（也拉着她）走呀。

翁　儞看孩子們多麼喜歡你去。

斯　你散步回來，我晚上帶你去 dance，去跳舞。我打電話給 Captain Brown，叫他多帶個Company來。

中　你們去吧！我再也不跳舞了！

斯　不跳，去熱鬧熱鬧，Just as Passtime也好呀。悶在家裏做什麼呢？走吧，去散步吧。

翁荻蓮　（拉着她）走呀！Aunty中，走呀！

中　（對這孩，勉強笑一笑）讓我進去拿大衣。（進屋去）

蓮荻　快點！快點！

張太　兩個多禮拜了，她一步沒有出過門。

斯　平常她好像很摩登，原來她頭腦是這麼舊，還麼 Conservative。

張太　還是一樣。

翁　不讓保嗎？

張太　（搖頭）不讓。

翁　（思索）二小姐的那同學叫白堅的好像認識不少要人。可否請他幫忙跑跑呢？

張太　已經請他幫忙了。一早建民便跟他出去。她父親和志飛，建華這兩個禮拜也跑的不少地方了。

斯　我說，張太，你還是勸建中撒開手吧。不要太依戀了。她爲什麼一定非這姓龍的不可呢？（張太太嘆了一口氣。建中出。）

荻蓮　（上前迎着）好了，好了！走了！走了！

翁　走吧。（他和若斯，建中與二孩下。張太太把屋子收拾了一會兒。張自崇上。）

張太　你去找那朋友，找着了沒有呀？

張　找着倒是找着了。不過他要我不要再進行保他。恐怕連帶起來，反倒害了自己。

張太　可是建中怎麼辦呀？眼看又兩個多禮拜了！再這樣就擱下去，是不行的！

張　這些事又不好跟別人說。

張太　只要保他出來一天，行一個禮也就行了。

張　那麼以後呢？假如龍昌雲就再也出不來？

張太　那就見一步說一步了。這孩子得要有父親呀！

張　我們把孩子養大，不也一樣嗎？

張太　我也這樣安慰過她，可是她不願意，總是這樣要死要活的哭。我眞沒她辦法！（外邊敲門朱太太推門進來。）哦，是朱太太。

朱太　張先生，張太太。你們都在家。

張太　是呀，都在家呢，請坐吧。

朱太　（坐下。張太太給她倒茶。）他爹原也要過來的。

張　朱先生身體好吧？

朱太　（搖頭）不好！一天不如一天了！（揩眼淚）也就是因爲他，我纔過來跟你們二位商量，商量。（靜寂）他這幾天精神特別壞，整天惦着自己百歲以後沒有人管他一份家當。所以嗎？叫我來和張先生張太太你們商量，商量，那天他在你們這裏提過的那一件，張先生，張太太你們到底覺得怎麼樣？

張太　朱太太，這是兒女們的終身大事，不是短時間能夠決定的。

朱太　你不說過，兒女的婚姻，總其自主，你們不加以干涉嗎。

張　朱太太，我們是不干涉兒女的婚姻。建華跟你們金玉小姐來往，我們從來沒有干涉過的。他們將來結婚，我也會同意的。但是建華還不算是個長成的人。他還要求學深造。他還要考留學。現在不是他結婚的時候。

朱太　噯唷，張先生，你不要以爲一定要留學，要出洋鍍過金纔吃香。不出洋一樣會發財。出出洋又怎樣呀？還不是要有吃有穿的？我不是自誇。建華只要承受了我們這一份財產，吃喝一輩子是不愁的。出洋不出洋又有什麼關係呢？

張太　他想要建華出洋也並不是爲着發財。他從小便鼓勵建華學工程，將來作一個工程師。他只願意他出洋深造，成爲一個人才。

張　朱太太，請你同去告訴朱先生。金玉小姐是一個很好的小姐。我很高興建華將來跟她結婚，但是要建華現在就結婚，而且替你們管家，我是反對的。

朱太　並不是叫他管家，張先生。她父親不過是想早日把財產交把他吧了。他要做工程，還是一樣可以的。我們朋友開幾年都有房子蓋，什麼工程沒有得作呢？（靜）建

華自己也是這樣想。

張　建華？

張太　他怎麼說呀？

朱太　他也是說不一定要出洋。本來是嗎。有得吃有得穿，將來妻子兒女，都不愁沒錢化，還要辛辛苦苦出洋作什麼？

張　這傻瓜！這沒出息的家伙！

朱太　你們大小姐的親事，又這樣就誤下來了。要不然……張先生，張太太，你們看，是否可以讓建華先娶。反正現在文明世界，也有許多人是弟弟妹妹跳過姐姐哥哥的了。

張　朱太太！我告訴你，我不贊成建華早婚。他若是娶的話，他就不是我的兒子。你們跟他自己說好了！（建華上）。

華　爸爸，媽。哦，朱伯母，您也在這兒。

朱太　是的。建華，昨天你答應了的事，你還沒有跟你爸爸媽媽說呢。

華　哦……

朱太　你自己到底怎麼個主意，你就告訴你爸爸媽媽呀。

華　我……我沒怎麼個主意。你已經跟我父親說了？爸爸，您……您說怎樣？

張　我說怎樣！難道你還不知道我對你的事是怎麼樣的嗎？你已經受了錢財蒙了心，把自己的志向完全放棄了，你還敢來向我說怎樣！

華　爸爸，我沒有。

朱太　你明明是答應了，怎麼又說沒有呀。建華，男人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能這樣三番四覆的。

華　我不過說，假如我父親同意……

朱太　你父親不同意又怎樣呢？

華　那他不同意，我有什麼辦法？

張　我早告訴過你，我沒有這樣沒膠骨，沒志氣的兒子。這樣的兒子我不要！（生帶怒走進屋去）。

朱太　好吧！我有像我們金玉這樣的女兒，又有這份財產，那怕沒人要？這幾年還不是給你耽誤了。不然，我現在早抱外孫了！——建華，我讓你想一天。過了今天晚上，到了明天雞啼了，你還是這樣三番四覆的，休想我金玉還等着你！

華　（泣）朱伯母，你何必逼人太甚？

朱太　我逼人太甚！你們氣人纔太甚哪！

張太　別這樣說，朱太太。自強的脾氣，你饒了他。建華要是出洋也不過一兩年。我看朱先生雖然不大好，身體還算清健哪，可否先讓他們訂了親，大家放心。

朱太　放心！張太太，你眞是會安排，樣登左右是你便宜。要條紅線把我的女兒絡上，建華要是不回來呢？豈不是要我的金玉永遠守着嫁不了嗎？我想就算了吧。你不愁討不着好媳婦，我也不愁沒好女婿！（走出。）

華　（追上）朱伯母！朱伯母！（泣。張自強出。）

張　沒出息！

華　他們逼了我幾天了。說要是我不答應的人，就把金玉許給別人！

張　那麼你就答應了！你爲着一個金玉就把你的前途毀了？

張太　你想，你父親爲着你們，日夜操勞，還不是想你們能夠成才長進？可是你們總不體諒他的苦心，叫他難過。

華　你們若不同意的話，我也絕對不答應的。（說完又哭。建國提着一個包袱進來）。

張太　你怎了！又回來幹什麼！

國　我不要在九中了！（把包袱放下）。我不要讀書了！

張　不要讀書，恐怕并不是你自己不要，是人家不要你，把你開除了！

國　不是，爸爸，眞的不是！實在是我自己不要讀了。

張太　爲什麼？

國　我覺得讀書眞的無味！

張太　你不愛讀書，你要幹嗎？

國　我還是要從軍。

張　我不是早已告訴你了嗎？你不够年齡從軍！

國　學校好些人比我還小，也都報了名了。

張　不管人家怎樣，你得繼續讀書。

國　現在大家都沒有好好的讀書！

張　人家不好好的讀，你好好的讀不行嗎？都不成器皿！枉費我的心血。

張太　沒有一個是體諒爸爸的，都不聽話。等有一天爸爸和我離開了這個家，都讓你們自由，你們就得意了！

國　媽！我並不是不聽話。你不要生氣，媽！我聽！我一定聽你話。我不過……我不過

回家來商議商議吧了。（靜）二姐寫信告訴我，說快出發了，我那天給白同志寫信，他居然回了我的信。眞是偉大！（從袋裏掏出那封信。他給我這封信很長，討論了不少人生的問題。（看那信）他稱呼我作「建國弟」多麼親密呀！他說一個人要立大志不怕作小事，你看多麼偉大！所以他甯願離開那個漢奸的家庭，跑到後方來從軍。眞偉大！眞偉大！媽，他還說我們隨時可以到他們那裏去參觀。（春桃上）

桃　建華哥，建華哥。

張太　叫他做什麼？

桃　我表姐請他過去一下。（看見建國）建國，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呀？

國　剛回來。

桃　今天不走吧？（建國沒有回答）建華哥，請你還會見就去。

華　好。（慢慢的走出門去，春桃隨着出。她又回頭望着建國，眉目間叫他出去一下。建國看着她的後影，躊躇了一下，走到門口）

張太　建國，你到那裏去？

國　我一會兒，就回來。（不等他母親答應，就走了。下。）

張太　（生氣坐下。良久）你不要太認眞。慢慢的教訓，教訓他們就是了。

張　罷！罷！罷！辛苦一輩子有什麼用！兒子這樣！女兒又是那樣！（高志飛上）

高　張伯伯，伯母。

張太　阿，志飛，你來了。快坐下。冷吧？（給他倒茶。）

高　我自已來。（接過茶）建中怎樣呀？

張太　還是一樣。剛纔老公公和孩子把她拉出去散步。

張　你打聽的消息是怎樣呀？

高　唔。（嘆息一聲）

張太　怎麼了？

高　希望很少！有人說已經解回湖南去。又有人說已經內定了。

張太　內定什麼？

張　定死罪。我也聽見這一說。

張太　這怎麼辦呀？

高　伯母，你不要着急。這也並不是確實呢。總之，我們還繼續進行。有一線的希望，我們便進行一步。多花幾個錢，希望能保他就是。

張太　你想眞的可以保他出來嗎，志飛？

高　這很難說。罪太重了。舊的案子，新的案子，都不容他逃的。這也算是建中不幸中之幸了。幸虧還沒有跟他眞正結了婚。其實，像龍昌雲這種人，建中根本識錯了。

張　我早就這樣說。

張太　過去就過去了。還提它作什麼？

高　倒也是。還是勸建中看開些，不要太認眞。那份差事，請了長假了吧。改天替她再介紹別的事。伯母，你能够的話，把她帶到山上去住住，讓她散散心。

張太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志飛，你眞好，想得眞週到。眞好像自家人一樣！（一時無限感慨，泣。）

高　伯母，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張太　志飛，你不知道！

高　什麼事呀？

張　告訴他。志飛不是外人。

張太　建中，她是走錯了！有了……有了小孩……兩個多月了。

高　喔！這樣！

張太　到那時候，還得要你幫忙。還眞的要跑到你那裏去。

張　山上熟人比較少。

高　我那裏可以說是一個熟人也沒有。在那裏又清靜，又不愁沒吃的。你們愛住多久都可以的。（建民和白堅上）

民　媽，爸爸。啊，志飛。

白　高先生（和高握手）

高　白先生，你們結束了。將出發了吧？

白　是的，快了。

高　你也是派到蕭江吧？

白　不，那是建民同志去的地方。我是派昆明。

高　是什麼工作呀？

白　連訓導員。

張　這是軍中政治部最重要的部分。

高　白先生一定會作得好。

白　過獎！過獎！

民　這次派作連訓導員的，最年輕的，就是他了。

張太　建民，你和白先生去找着那些人沒有呀？

民　見着兩個。

張太　怎麼樣呀？有希望嗎？

民　（搖頭）還換罷了！

白　原來這位龍先生是犯的這麼法不容逃的大罪。謀財害命，貪污拷掠！怎麼會認識了這種人！

民　對不起，白同志，我沒有給你說明白。（添）眞的，我們爲什麼要幫忙這種人，跟這種求情！剛才見着一位喻先生。他責成白同志沒出息，替這樣的不顧廉恥的國家的大賊去說情！

張　倒是的。（嘆氣）委屈了你了，白先生。

白　那裏？那裏？不過，這些貪官污吏眞的不要有什麼姑息，該坐牢的就坐牢，該槍斃就槍斃，不應該有什麼人情，什麼保證。（建中推門進。她手拿一張小報，倒坐椅子上，哭。）

張太　建中，怎了？

民　（走前，蹲跪在她前邊）姐姐，你怎了？（建中只哭。她從她手裏把報紙拿來看，白與高走過來站在她旁邊看。）

張太　報上說的什麼？（建民把報紙遞給張。）

中　他已經給槍斃了！

張太　是嗎？

高　我想未必吧。——小報的話不要相信。

張太　是呀，不會的。建中，你不要相信。

中　我不要活了！你讓我死去。（要起來，他們把她接着）讓我死去吧，死去！（哭）

張　建中，這是弱者的表現！你正得要勇敢得要有毅力忍受一切，負担一切。我們都在盡力幫你的忙。你妹妹，志飛，連白先生也都在幫你的忙。不過，你自己得要挺身起來，別人纔能夠幫忙你。

中　我不要！讓我死了完事！（哭。秦月梅上。）

秦　噯呀，惠英姐，你看，建中的災難，我剛纔才知道！你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呀？Francis 準可以幫你們忙呀。外國人到底而子大一點。什麼大官不聽他們的話呀？要是他去替龍呂雲說一句話，要是我早知道，要是我叫他去，他一定去的，包管早就放出來了！現在我們什麼都靠美國，美國人說什麼就什麼，比什麼人說話都靈活，都吃香，難道這一點兒情面都不給嗎？我就是我吧，大人物們，我也認得不少，我也可以幫忙跑跑，也總可以通容呀。可是你們總不告訴我，我也總不知道。你知道嗎！我這兩個禮拜忙極了，預備結婚，又忙的整理出國，忙的連 dancs 都沒去跳。（見衆）要不然我叫 Francis 下午去跑一趟。不過，太晚了。明天一早我們就要飛美國。噯唷，惠英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爲什麼一結婚就把新郎官捉去呀？（靜默）

張　他們根本沒有結婚。你不要隨便說他們已經結了婚。

秦　那麼，那麼，就是在結婚以前捉去的了？哈！哈！原來那天的婚沒有結成？嘻！嘻！眞是千古奇聞，未先結禍先分離了。那麼，建中，你還是個童貞女哪？（走前）你哭什麼呢？（拍拍建中肩膊）不要傷心，保眞身體吧。姨媽再替你介紹一個。你知道嗎？這龍呂雲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個好人。他原求過我的。後來……後來……當然了，Francis 追求我，當然是外國人勝利了。不要緊，建中，Never Mind 反正你還沒有跟他……跟他眞正結了婚呢。我再來替你介紹一個。這趟得要外國人，不要中國人。

張　（怒）秦姨媽，你不要跟建中說這些話！

秦　（笑）不要緊的，姐夫！你們都不要担心。把建中交把我吧。快去洗洗臉，給打扮打扮。我帶你出去玩。我今天晚上七點鐘結婚，完了，有個 DuncinParty。你還是做我的伴姑好了。我早就說請你當我的 Brides Maid 的，到底你還是等作了我的伴姑樓……樓。快！快！乖乖的聽姨媽話沒錯。今天晚上有的是漂亮的外國軍官，你喜歡那一個就告訴我，包管你成功。

中　我不要，你走吧！

秦　你瞧，這何苦？你又不是嫁了給他。犯不上替他這樣傷心。

中　誰說我傷心？

秦　不傷心就好，那麼就不要哭了。

中　我沒哭！

秦　那麼就把從前的臉，從前那個 Sweet 擺起來，不要像這樣的哭喪臉，你看，臉青青的，像個少孀婦。犯不上！我告訴你，建中，眞是犯不上。你說是不是呀，姐夫，是不是呀？蕙英姐？（他們不答。）快進去 Make up，打扮打扮，跟姨媽來。

你知道嗎？姨媽今天晚上，就結婚，明天大清早就飛出洋了。要幫你忙也只有這半天了。今天晚上的 Dancing Party 機會不可失。你是個明白的女孩子呀。外國 Boys 比中國 Boys 好得多了。就是結不成婚來往來往也好呀～！你知道現在的美金多麼貴。一塊金洋換法幣三千多！

張 （怒）你說夠了吧？可以回去了吧？

秦 姐夫，你要趕我走嗎？

張太 不是趕你。不過你今天忙得很，早點回去收拾收拾呀。

秦 我有的是人替我收拾，我也不過是爲着建中的好處吧了。建中你到底來不來呀？

中 不來！你走吧。

秦 連當我的伴姑也不了？你早就答應了我的。

中 我不要當！我什麼都不要當了！

秦 你瞧你，建中。難道你荒的爲這龍昌張守一跛子？

中 請你不要說了！我不聽！你走吧！走吧。（跑進屋裏去。）

秦 叮！建中的頭腦怎麼這樣舊呢？學堂出來的女孩子，這麼落伍。

民 秦姨媽，你不說忙得很嗎？在我們這裏扭就誤你時間不少了。

秦 建民，你也要趕我走嗎？我以爲你比你姐姐文明點。趕明兒跛子給捉去，難道你也像你姐姐一樣哭啼啼看不開嗎？

高 我說，你不要隨便扯着人開玩笑！

秦 （笑）噯唷，跛子，你別着急。你不會給捉去的，建民包管也不會哭你像建中哭龍昌雲一樣。（抽烟）建民，你來，當我的伴姑怎麼樣？

民 謝謝你，我沒有那工夫。

秦 其實你長得不錯的，不要穿這件大兵哥的灰棉衣。像外國女兵一樣，嗶嘰衣裙，皮靴子，頭上一頂小帽子，那纔漂亮哪。

民 你就知道講漂亮！

秦 女人不講漂亮，誰講漂亮呀？聽說你在關上也很 Popular，Nickname 叫關上花，是不是呀？

民 秦姨媽，你不要管這些閑事好不好？

秦 有個小白臉很喜歡你，不是嗎？「白白山戀着關上花，氣得跛子哭嘩嘩！」

白 荒唐！這些話我受不了！

秦 吖，你這位是誰呀？

白 我叫白堅！

秦 說的小白臉就是你吧？

白 胡說！不要臉的話！

秦 怎麼了？說你喜歡建民，沒有錯吧？（不答）那有什麼不對呀？

白 我喜歡建民，當然沒有什麼不對，但是由你說了就不對！態度不對，觀念不對！整個靈魂舉動動作都不對，糟污卑賤！無恥！主人趕你不走，讓我來趕你！

秦 喲！你不要以爲你是個學生軍就兇起來。人家外國兵纔貌得很，尤其是對女太太小姐們特別客氣。你纔無恥哪！人家建民從小跟跛子好。兩小無猜（她讀讀精）心心相印，你忽然把建民引誘上鈎，拆散人家的姻緣。害的跛子哭哭啼啼，投江不得，上吊不成！

高 胡說您這樣順嘴開河，嘔的什麼臭話。

秦 噯呀，跛子，我好心幫你，你卻來罵我。

白 你走不走呀？看我把你趕出去！

張 回去吧，不要再在這裏胡說。

秦 你姐夫也在趕我，我還在這裏幹嗎？我不過存的好心。要幫你們忙吧了。

張 不要你的幫忙，你走吧！

張太 月梅你還是回去吧。（半推半送的跟她走到門口）

秦 你還是勸建中，女孩子讓她出去玩玩，走動走動就好了。

張太 謝謝你。

秦 Goodbeye—Goodluck！（下）

張 這個怪物，以後不准她再來！都是她鬧的！

張太 她明天也出洋了。

張 你聽她說！

白 張先生，張伯母，我走了。建民同志，（和她握手）再見了，祝你到蕪江後工作順利。

民 （懷疑）你不說一會兒到國泰去看電影嗎？

白 我忽然想起有件事要辦，不能去看了。

張太 那麼也吃過飯才走呀？

白 不吃了，謝謝。

民 不要忘了替我們去打聽開蕪江的船期。

白 不會忘記的。什麼時候開，我寫信告訴你。

民 寫信？

白　（和高握手）高先生，再見了。我很高興認識了你。祝你成功。

高　別忘了到我那邊去參觀。

白　大概來不及了。一樣謝了你。（再和他握手）高先生，請你放心，我絕對不要……

高　我絕不……絕不是個無恥的人。

白　白先生，你說的什麼話？你不要聽那個女人說的瘋話！

民　我明白的，請你放心好了。再見。（對張笑）再見。（他轉頭便走）

民　白堅！白……（走前兩步，停止）他走了！都是那個瘋子！

高　我把他追回來。（跑出去。）

張　大概是要跟他解釋。

民　他很講公道，也很大方的。他幾次跟我提着志飛，讚美志飛。

張太　志飛也很大方，也常讚美他。（靜默）

張　建民，你眞的不喜歡志飛嗎？

民　爸爸，我很喜歡志飛。

張　那麼……

民　不過他跟我不合……不配合。

張　你想過了嗎？想淸楚了嗎？

民　我想過了的，想得很淸楚。爸爸，你要跟我說什麼呢？

張　不要跟你說什麼。我絕不會勉強你的。不過我要知道。（又靜寂了）還姓白的，這位白堅。你跟他到底怎樣呀？

民　沒怎樣。我跟他認識了纔一個月多一點。

張　你沒有覺得他和你不合吧？

民　我……我不知道。

張　（微笑）你還是個女孩子。

張太　她是個女孩子呀。

豐　二小姐，你不能把你心裏的感覺告訴你的母親和我嗎？

民　怎麼不能呢？

張　你喜歡白堅？

民　我喜歡不喜歡他有什麼關係呢？他突然不理我就走了！

張　嘿，我說你還是個女孩子沒錯吧？怎沒有關係呢？你不喜歡他便吧，你喜歡他你得讓他知道你是喜歡他。爲什麼你不說明白給他聽？等他走了你又懊惱。

民　爸爸，你是個男人，所以很容易這樣說。

張　那有什麼分別呢？男的喜歡女的，女的喜歡男的，都應該坦白吐露。你不表示，他怎知道你心裏想的什麼？（高志飛回來）

高　我跟他解釋了。

張　他怎麼說？

高　他答應呆會兒來跟建民去看戲。

張太　志飛，你眞是個好人！

高　我也沒有什麼好。我不過照道理作吧了。（靜）建民，這白堅……我也很佩服他了。

民　（有點疚歉）謝了你，志飛。我一定告訴他。他幾次跟我提起你，也說很佩服你。

（建中從屋子出來，倒了一杯開水，又走進屋子去。張太太跟着她後邊。）

張太　建中，你要吃的什麼？（跑進屋裏去。一會兒和建中抱着一團出來，互相搶着那隻杯子。）

中　媽，你難道連開水也不准我喝？

張太　（把杯子搶了）自强，你拿着！（張走前奪了那杯子）看看是什麼。（高志飛從張手裏拿過去那杯子，走進窗前看。）

張　建中，你怎麼了？

中　沒什麼。我不過想喝口水。

高　（檢驗杯裏的東西，建民也站在旁邊看。他後用手指舐了一點嚐嚐）是砒霜。

張太　傻孩子，你何苦要這樣？你簡直嚇死我了！

中　媽，你讓我！（還想去搶那杯子）讓我喝了，什麼都完了！也不要麻煩你們，叫你們操心！

張太　孩子，你說這樣的話，叫我好傷心！（泣）

民　姐姐，你不要這樣。你看媽多難過呀？你知道你的事也是我們的事。我們願意盡力幫忙你一點也不叫你覺得委屈。

高　建中，我雖然不是你們的親哥哥，可是總當你們是我的親妹妹。我敢說我願意出最大的力量幫你的忙。若是金錢有用的話，我願意拿出我所有的錢來。

張太　志飛眞的比親哥哥還好了。他答應讓你到他的農場去住，和我一同去，一直到……一直到孩子出世。

中　你告訴他！

張　有什麼關係呢？志飛不止肯出錢，還肯盡他的精神，花費他的時間來幫你忙。你這兩個禮拜差不多天天替你跑。你妹妹，你母親，和我都在這裏時時刻刻替你設法，只希望能減輕你的痛苦。你在這樣的家庭

，這樣的環境，也總算不錯了吧？沒有人責備過你一句話，反倒還更加愛你，更加要幫你的忙。你也想想，覺得自興自慰才是。你自己作了一件事，你自己也得要負責。鼓起勇氣來，堅毅的征服煩惱苦悶。你不能夠這樣喪氣消極，想一死了事。須知道孩子的生命是你給他的，你得要負責把他帶到世界來，繼續生活。

中　我不要他活。我不要他做一個沒有父親的人。我不要他到這世界來受罪！（又哭）

張太　你瞧，你瞧！你說這樣的沒天理的話。怎麼辦呀？

民　姐姐，進屋子歇歇吧。明天我跟媽陪你到歌樂山去，轉換轉換環境就好。（扶她）

中　（掙開手）我不用你陪！（起來走進屋去。張太太跟她進去）。

高　似這樣得多兩個人看着她。（張嘆氣）

民　她就怕孩子出來沒有父親。

高　其實怕什麼。等生了以後，伯母給養大了，不是一樣？要不然，過繼給我也要得。

民　那他又沒有母親了。你不知道，姐姐想一件事，總是想不開。她平素最可憐的是沒父親的私生子。從前我們在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小孩是路邊撿來養的，人家都說他是個私生子，所以個個都欺負他。姐姐也常常欺負他。大概這印像現在還在她腦子裏。

高　私生子到處受人欺負，倒是眞的。

民　現在最好讓她馬上就結婚。

張　也就是因爲這樣，我們纔這麼出力爲龍昌雲跑。不然的話，我們幹嗎替一個謀財害命的貪官污吏到處求情呢？（嘆氣）

民　（思索）我想……呃龍昌雲我想是沒有什變希望的了。怎的給姐姐介紹別一個人，趕快結婚，還可以保護她跟她的孩子。

張　（不禁失笑）小姐，你眞是妙想天開！天下間那裏來這麼一個人？（建國跑進來。）手裏拿着一隻雞爪。）

國　爸爸，有人給你打電話，叫你去聽。

張　誰打來的呀？你那隻雞爪，那兒來的？快替我丟掉！

國　（把雞爪的咬了兩口，丟到字紙簍去）遇家的用人接的，叫你聽去聽。（張起來。建國又跑出去了。張下。）

高　（他和建民半響無言。大家都像很煩惱，都在思索着。建民（建民招頭）你剛纔說，希望有一個人快跟建中結婚，好保護她和她的孩子。

民　（笑）可是像爸爸說的天下間那裏來這麼一個人呀？

（未完）

補遺（上續五期下連六期）

國　公公，講蓮跌跤了。

翁　哦！我去看看。（和建國出）

張　（看錶）五點過了！（嘆息）

張太　眞的怎麼一回事呀！連兩個去找的也無踪無影！（建民建國進來。）

高　是誰去找！

張太　建中和建華哪。昌雲說來吃午飯的。一直就不來。建華便去找。後來建中也急了，又去找！

民　我看有點滑稽，新郎，新娘，伴娘，一個都不見面。他們到底跑那裏去了呢？

國　是不是偷偷跑去從軍了？

張太　（忍不住笑）你就知道從軍！

張　我看他們是找不着他的了！

民　爲什麼呢？

高　張伯伯，我這幾天聽到一點消息。

張　關於龍昌雲？

高　不過也許是謠言。

張太　是不是說他是！……（驚回去。）

張　是一個大案子的罪犯，是不是？

民　哦，那麼那天的難民並不是胡說的了。

高　是這麼說：他在湖南謀財害命，逃了幾年，現在改了名，又混到中央來。

張　你知道，你爲什麼不早說呢？

高　我怕是謠言。而且也是這幾天才聽到的。我見結婚帖子都發了，何必多言，弄的不痛快？您大概也知道了吧？

張　剛知道的。

民　像龍昌雲這樣的人，姊姊根本就認識錯了。我寫了一封多麼長的信給她，勸她想清楚，觀察清楚，調査清楚，纔和他結婚。

張太　志飛，你看怎樣辦才好呵？

高　我想這是告訴建中，讓她也知道。

張　（思索。忽然決定了一件事）志飛。

高　是的。

張　志飛，你替我跑一趟。你到禮拜堂去告訴廖牧師，說婚禮不舉行了因爲婚約原故解除了。勞他通知來賓，替我們道歉。

附註：因平民誤植在五六期之間，排印時遺下此段，現特補上，俾閱全卷者得窺全豹。

生活

吳元俊

靠窗的小書桌——形勢是書桌，桌上却零亂的堆些玻璃瓶，有的還裝着半瓶醬油，幾張隔日的中央日報，也雜亂無章的擠在中間。

秦先生已經在洗臉了，秦太太一面疊着薄薄的被褥，一面自言自語，「昨天夜裏好冷，總得添床被了，……慧兒的被怕也不夠」秦先生洗完臉，在抽斗裏找出一把玻璃梳對着牆上的小圓鏡子梳頭，撫摸着已經很長的頭髮，一氣討厭，「又得理髮了」，「這又得兩千，什麼都要幾千」秦太太接着說了，忙忙地端下經濟洪爐上冒着熱氣的瓦鉢。

鹽醃的蘿卜皮，紅紅鮮艷的裝在土磁盤裏，秦先生折起桌上的中央日報，坐下來吃他的早餐。

「又要上菜場，這對我簡直是威脅」秦太太也端起一碗泡飯，靠近桌邊，「安貧若素，淡泊明志」秦先生更起勁的在盤子裏檢起蘿卜皮，黃瘦的臉上浮々一絲苦笑！

「你永遠是這一套，我也是受過教育的，我都懂，可是一個月十多萬元錢，你來當當家看，顧了嘴顧不了身上，人總是活的，有感情的，就說到小菜場，魚呀肉呀，那一個攤子上不模滿了人，你就是瞎子，你也聞得着氣味可是，你能買嗎？那天我們菜籃裏不是青菜豆腐，人家三月不知肉味，我們連豬油都變成大葷了……」。

「眞是，還不如那年重慶買不着豬肉時，來得痛快，眼不見，心不煩」秦先生也同情太太的牢騷了。

秦先生穿上十年共患難的黑呢大衣，開開門，迎面撲着北風，秦先生一手帶上門，一手翻着衣領，「芬，昨天聽說十一號可以領賬配給呢氈了，三萬二千一床，別忘了。」

「三萬二千，那末這筆錢，」秦太太重又放下菜籃，摸出身上預備買菜的錢，又在床底下拉出一隻皮箱，箱子只剩下一邊有鎖，開了鎖翻出一個泛黃色的皮包，掏出皮包裏的一紮票子，順便坐在床上，一千兩千……加上十五號發薪整整十萬零六百元秦太太一面數一面計算，一天的菜一斤白菜四方豆腐，就是一千一百，豆油兩百，還有油爐用的煤油，至少一千五，今天才九號，還有廿一天，就是三萬一千五百，啊還有米，兩斗八千元，洗衣服肥皂，三百元一塊，又是一千八百元，秦太太從桌上醬油瓶中間找出一隻鉛筆在一個舊信封上寫下，這一個月末來的開支，

菜每天一千五百元廿一天，	三萬一千五百
米	八千元
油	三千六百元
醬油鹽	三千元
煤油	四千元
肥皂	一千八百元
牙膏	一千元
郵票	一千元
理髮	二千元

總結五萬六千九百元。

還賸四萬三千多，慧兒寄用也給了，秦太太看着這張算表，怎麼每個月却賸不下錢，奇怪她又開了抽斗，找出帳簿，「啊，糖半斤一千，豬油一斤三千七百，電燈費五千，送禮出份子二萬，草紙四百，襪子一雙二千電燈費省不了，糖可以不吃，豬油也省了，差不多，」秦太太滿意的開起箱子鎖，重新拿起菜籃，她又看到還沒有洗的泡飯碗，早飯菜盤，算了就用醬油拌拌，秦太太匆匆趕到菜場去了。

秦先生走進辦公室，同事也都陸續到了，開始一天的工作，這時工友拿來一本紅紙摺，傳到一個個辦公桌上，大家都皺着眉翻前邊的看，然後慢吞吞地提起筆……

不等秦先生開口，疑團馬上解釋了，上司老太太做壽，不知是誰發起的祝壽禮金，秦先生看着壽字嚇一跳，四萬、祿字八萬，福字更多十二萬了，雖然不寫，不一定就會摔了飯碗，這麼多人，上司未見得就知道，也不一定就見怪，可是，……秦先生抬起頭看着站在桌邊的工友，有兩個同事彷彿也望着他，咬了牙在壽字下寫了秦安素三個字。

懷着沉重的心推開家門，秦太太已經弄好飯，熱氣騰騰豆腐米飯，「安素我預算好了，這月要是不吃糖，豬油，不送禮，我們可以買呢氈了，現在拿來蓋，將來還可以給慧兒改大衣，……」秦太太興緻勃勃地看着安素。

「啊」！「你怎麼不高興」？秦太太有點詫異望着秦先生不愉快的臉，「是工事不順手」？

「呢氈，人家上司老太太做，……」

「又是送禮」，秦太太截住秦先生的話，「那也不要緊，送一萬元，我已經預算好，就在家用裏再省省」，秦太太馬上決定這個月不寄家信，省下郵票錢。

「可是送了四萬」，

「你瘋了，四萬，送那麼多」？

二妹

Margaret sands著

陸勉餘譯

安恩把頭伸出車窗外而望着她的母親父親不住地揮着手，一直等車子轉了彎。她母親圓圓的笑臉和她父親的瘦而敏感的臉都看不見了時纔歇手。她是應她姊夫的邀請去探訪她姊姊的家的。本來她並不想去，禁不住父母一再敦促，只得去了。去時倒是挺高興的。

先是她的姊夫法蘭克寫信來請她去玩。信上說小孩們都想她去，羅達尤其歡迎她去。羅達是她姊夫的後妻。她姊姊是前妻已是死了一年多了。

安恩讀過信一點也不高興去。打算回信推辭。可是安恩的母親不以爲然她勸安恩道：

「親愛的，你去一趟吧！你姊姊在陰間說不定也在巴望着你去呢。你姊夫再討一個也是應該的。你姊姊第一個會贊成他，她是希望有一個比她婆婆年紀輕，比她婆婆精神好的女人照應她的法蘭克和她的小孩的呀！」

一年半前安恩的姊姊蘇茜患肺炎死了，安恩悲痛異常誰知過了僅僅一年的功夫，姊夫就來信告訴他們說是又娶了親，這一下可把安恩氣壞了。姊夫和姊姊一向恩愛萬分，她無論如何想不到姊夫會弄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塡姊姊的房的。可是姊夫竟是這樣作了。眞是薄倖男子，安恩越想越恨他。

哥洛斯登！哥洛斯登！

安恩聽叫立刻揚起漆黑的頭來張望，原來到了。

一下車她的姪兒包留和姪女蘇意便叫着跑近前來抱她。頓在她的新衣服上揉擦，她彎下腰來拉住他們吻他們：

「小寶貝們！」她邊吻邊喊。吻到蘇意時，蘇意雙手弔住她的頸項，逼得她氣都透不過去。她輕輕拉開蘇意教她立好，包留究竟是男孩子要不同些。吻過便溜到旁邊去提她的小箱子去了。

「媽媽來了！」包留上氣不接下氣的喊。

媽媽！安恩一聽這個喊聲不由自己的一縮，緊緊摟着蘇意瞧那個走來迎接她的發生人。預先就有了敵意。

「爸爸說他很抱歉，不能來接你！」小包留嚅着講，手裏提着箱子。

他那個保險公司那種忙法，您是曉得的吧？」一個發生的喉嚨親親熱熱的接着說「所以我們就替他來接您。」

「您外好了」安恩握着羅達的手冷冷的答。她老早就打好主意不和羅達去親近。

可是羅達並沒有注意這些，她熱烈地緊緊握着安恩的手。

「啊呀！我們等了你一整天了」說着她用手推摸着蘇意的金髮問你說是不是？小東西？

一至少四萬元呢」！

「你拿多少錢一個月？眞是層出不窮的剝削下屬」秦太太叫起來。

「輕點，還不是爲了飯碗，爲了面子」。秦太太使勁端起飯碗，卻又看到床上薄薄的被頭。

桌上舊信封秦太太寫的預算冷淸淸地擠在醬油瓶中間。

郵差從門隙裏塞進一封信。

秦先生拆開信封，「是誰的」「慧兒的」秦先生邊看邊皺起眉頭，「慧兒病了麼？不是貪圖有公費，眞不送他去那麼遠，南京不有的是學校，就是窮」。秦太太一面洗碗一面担心說着。

「病，比病更糟，學校裏收煤費，每人兩萬五千，建築費隨意樂捐，慧兒說建築費可以省，煤炭費能不交……。」

「我也找個事做，這樣可以寬裕點」

「我早就想過，你也說過，你不是不能做事的人，可是到那裏去找事？沒有錢同人家應酬，你看張先生，他的太太中學沒有畢業，也有二十萬一個月，他有錢請客呀送禮呀，你得先下本錢呀！

我苦了這多年，枉自大學畢業，還不是一個窮公務員？」

「你說買煤配給呢氈都買不起，誰相信？大官老爺們還覺得便宜了小公務員了！」秦先生接着說下去。

「那能可以不要，慧兒的書不能不讀，煤炭我怎麼辦」？秦太太奪過秦先生手上的信。

秦先生說「那只有借支下半個月薪水付了再說。」

秦先生又上班去了，秦太太呆呆地坐在桌邊望着零亂的瓶子，眼前浮起一床美國呢氈上面繡着一個大壽字。

（完）

」那充滿了愛的聲音和那親熱的樣子，又使安恩縮了一縮。更其使她嚇一跳的是小蘇意竟揚起臉對着羅達笑。兩隻眼碧藍的活像姊姊蘇茜。

蘇意拉着安恩的手。

「阿姨！你使喝茶吧？」

安恩笑了，不禁望了羅達一眼，看她正在咯咯地笑呢。

「蘇意想必是餓了吧！我曉得她想東西吃了。」她開玩笑道。

「對啦！」小姑娘答揚臉望着安恩「阿姨我們有草莓醬還有三種餅」說着又掉過臉去對羅達「媽媽！我們等不等爸爸？」

「不啦！恐怕阿姨也餓呢，不要等他了」

「別客氣」安恩總想讓羅達明白她之來訪不過爲了看看姪兒女而已可是又覺得不好說出得。

踏上一年半前走過的路她不覺心跳起來，可是等包留開開閘門迎她時。也就平復了。

「阿姨！我帶你去看你的房子」蘇意站在小廳裏叫。

「我帶阿姨去！」包留很吃力地放下箱子嚷。

「好的，孩子們！你們伺候着阿姨，我去預備茶」羅達瞟了安恩一眼笑吟吟地。

安恩隨着小孩上樓，心裏十分不快。她覺得羅達面容嬌美舉止輕俏，一身蘋果綠的衣裳配着一頭金紅色的秀髮，打扮得很入時的。

蘇意搶着跑上樓站在樓梯頭上叫：「阿姨！你就睡在這間客房裏。啊！爸爸來了。今天他來得早！」說着就像箭一般直跑下樓拉着法蘭克上樓。「爸爸來了！阿姨！」安恩轉過身來看見法蘭克和善地笑着棕色的眼睛，射出炯炯的光。說時遲那時快，法蘭克一見安恩，便立卽走過去吻她。和從前一樣的吻着。安恩卻覺得生疏了，心裏別別地跳着。幸好羅達正在這時喊他們去喝茶，算是救了她。

× × ×

茶會非常熱鬧，鬧得安恩忘了姊姊。

蘇意吃到第三塊餅時聽見門口有摩托卡來了，馬上跳下椅子飛奔出去，也不管她父親的呵止。

「摩托車停下了」她叫道，「啊來了一個水兵！」

「水兵！」羅達放下茶杯跑到窗戶那裏去看，「啊呀！法蘭克！笛克來了。」她向着過道揚手，轉過身子就向大門跑去。蘇意緊跟着她，包留好奇起來，也釘着尾巴去了。

法蘭克向後拉一下坐椅。

「安恩！他們就這麼跑出去，請不要見怪！那是羅達的弟弟，出遠門很久了。這還是第一次上門呢。」

「上這裏來呀！蘇意的聲音在說話，不一忽兒她進來了，騎在一個陌生人的肩上怪得意的。「瞧！我又有了一個新叔叔！」她望着她的父親和安恩道。

她的新叔叔從肩上拉她下來放她在地上。

「對不起，打擾了你們的茶會。」新叔叔在介紹給安恩的時候笑着說。這個人一看就曉得是羅達的弟弟。他比羅達高，比羅達瘦。可是那一對愉悅的褐色眼睛，一頭金紅色的鬈髮卻正和羅達一樣，面貌也生得很相像。

「這眞是想不到。笛克拍了電報來，可是他人比電報還來得快，他可以在這裏住三天再去看得親，眞太好了。」羅達滿面堆着笑道。

「我們出去野餐好嗎？我一淸早就起來叫你們起來。」蘇意建議。「行不行？媽媽！」

「好！」羅達瞟安恩一眼答道：「你和包留想和阿姨野餐嗎？」

「不曉得叔叔在那個時候有沒有功夫呢？」包留說「阿姨！他能同去嗎！」

「我能同去嗎？阿姨！」笛克從一大塊糕上抬起眼睛來問，樣子怪有趣的。

安恩想不到他會說這種話，很想罵他幾句。可是又不好意思倆。接納住一腦門子的不高興，冷冷地答道：

「那有什麼不能的呢，改天我同他們倆小孩去可以的。」她簡直說明了她只願意和小孩們去。

可是笛克不理會，高高興興地喊起來。

「喝！舉行家庭野餐啊！」

照孩子們的計劃，這個野餐確可稱得起是家庭野餐。家中各份子全在內，笛克還領着頭，小孩們都要他參加。安恩也就無法拒絕。再說笛克那種善與人交的熱鬧勁兒，也使得安恩無法堅持她那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

這一夜安恩睡在床上，回想日裏的一切，不覺心驚。她本是打定主意不理這些大人的。可是玩得高興時她就不知不覺地忘記羅達是奪她姊姊的丈夫的人，笛克是奪她姊夫的人的兄

弟了，她和她們姊弟倆就像是好朋友一般，玩得很開心。

× × ×

又是一個可愛的早晨，明媚的太陽晒醒了安恩。

「小孩子們！今天打算怎末樣？」她在吃早餐時笑吟吟地對齊圍在桌邊的小孩們問。

「野餐去吧！」萍意馬上接腔。「笛克叔叔會生火，又會燒茶。」

「好的。到那裏去野餐？」笛克接着說。話還沒有說完，看見羅達對他搖頭，他便不說下去。

「小乖！爸爸得去上工，我也要收拾屋子，阿姨只有今天在這裏了。你們陪她玩玩吧。」羅達對小孩說。

「可是……」包留被他父親瞪了一眼，一句話只吐出一個字，就縮回去了。

安恩借口要收拾打扮，起身告辭。離開餐室時她覺得三對眼睛都在盯她，心裏不由泛起一些慚愧之意。

走進自己的臥房，坐在洞開的窗子下面，她聽見隔壁包留的屋子裏有小孩子在低聲講話，忽然感情衝動。想道姊姊要是還活着，在那裏照應小孩就好了，可是心裏這樣想，耳朵裏偏偏聽見是羅達進去，接着又聽見萍意在講話。

「你和笛克叔叔爲什麼不去？我要你們去。」

「阿姨不像我，天天和你們在一起，她有好久沒見到你們，她喜歡一個人和你們在一塊玩耍，你肯嗎？」羅達柔聲說，「好了，你們下樓去吧！」

安恩聽得呆了。羅達的聲音裏，好像有點什麼力量，把她心上系住的東西掉了。一時間慚愧，懊悔，和愛的感情交織在一起，弄得她很亂。

就像在作夢一般，她輕輕溜進包留的屋子。羅達正站在包留床頭看她姊姊萍薇的照片，嘴裏祈禱着。

「萍薇！請你原諒我使得安恩像你一般的了解我吧！」

安恩聽見這話斗的站住，顫聲道「我了解的」。說着眼淚便流下來了。

「安恩！」羅達喜得在地上打轉轉，一把抓住安恩摟她在懷裏。

「哎呀！我眞慚愧死了。」安恩說。

羅達加緊摟着她。

「別那麼着！你怎末會懂得這些呢！你年輕，你又愛你的姊姊，我們很懂得你的心。你瞧！法蘭克拿你當自己的小妹子那麼愛着。哎！安恩！我多久就想要一個妹子！」她對安恩微笑！安恩默默望着她，「我奪不了法蘭克對萍薇的愛的。我也決不肯奪的。安恩！那是另一種愛，不相衝突的愛。我們大家都可以快快活活的在一起過日子的，你說是不是？」

安恩在淚光中微笑了。

「我們一定能够。哎！羅達！我眞不是人呢！」

「別那麼說！」羅達吻了她一下，站起來，「好！你歇一會兒吧！我去給你煮一碗茶來。」

安恩她下閉着眼，心裏覺得很舒服。隔了一會兒，聽見羅達的腳步聲，便坐了起來！可是來的卻不是羅達而是笛克，手裏拿着兩碗熱茶。

「覺得好些了麼？」他問。她點點頭，他便放下盞子走過坐在她旁邊：「我高興極啊！安恩！你眞直爽。」他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上按着，「我心裏的事向來是不肯隨便說出來的。可是今天我得告訴你。在你沒有走以前，我必得講給你聽：我在頭一眼看到你的時候，我就覺得只有你與我對勁。我—我希望你也有這同樣的感覺。」

安恩水晶般剔透的心，早就曉得自己是喜歡他的。聽見他說這話，不覺舉起一雙媚眼黏黏地望着他的一雙笑眼。他把身子靠近一點，「是不是？快說！萍意來了。」

安恩點點頭，萍意跑得氣喘吁吁的進房來了。

「阿姨！走吧！叔叔是不是一塊兒去？」

安恩望着笛克微笑。

「好的，萍意！就走吧。」她說，「叔叔是要去的！」

（完）

譯自 Womans Companron 一九四六年六月份

書刊評介

陳衡哲的「客座記言」

白江

有些寫文章極謹嚴的作者，對於一篇文章的題目底措詞，是十分含有有機性的，因爲這樣，才能吸引每一位讀者去閱讀他的文章，而收到該文預期的效果。不僅如此，一篇好的作品，自然文章的全局，也會佈置得十分妥貼，給讀者有不忍釋卷的感覺。陳衡哲的「客座記言」，用主客對話的方式，正像她自己在「引言」上所說：「這方式是我數年前爲某雜誌寫短文時，第一次試用過的。它與論文方式很不同之點，是：論文必須有一個切實而有建設性的答案；而它的要點卻在暗示。」從事教育的人，一定很容易知道一切啟發對方思致的工具，只有暗示的力量最大，用暗示的方法，去啟發受教育（讀文章也可說是受教育）者，這實在該爲每個人所記取的事。所以陳先生自己又說：「答案不是沒有，但不必一定說明，最好是由一般讀者自己去想出來。」因爲「客座記言」唯一的目的，是在引起讀者們的思致。讀一篇文章，能給讀者啟發出一種尋求所以然的興味，這比讀一篇「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的大文章要深刻得多。正因爲如是，我介紹她的「客座記言」，開頭就頌讚她所用的方式是十分得體的。

「客座記言」分兩個意思：第一：「你是不是基督教徒？」第二：「回到宗教去。」實則，這兩個意思，在求樹立一個「國際人生觀」。大概作者自身經驗過，一個青年的胸襟狹小，眼光近視，不僅縮小了個人的出路，且易貽誤整個民族國家的前途。所以外人心目中「你不是基督徒」，就引爲驚異，由於這一觀點，就構成了陳先生「客座記言」的中心課題——樹立「國際人生觀」，來啟發青年們的「看得遠一點」她說：

「客：縈迴於我心中的問題太多了，今天先提出一個來，它是關於宗教的。……常常聽到有些青年，討論「回到宗教去」的問題。這些青年大抵又是很文雅的，……我感到惶惑，但我也願意多知道他們一點，因爲他們似乎很不錯。當我和他們談話的時候，他們常常問我「你是不是基督教徒？」我的回答當然是「否」，可是這又要使他們大大的驚異起來。……

……」

「主：那你是佛教徒了。」

「客：一點不錯。這樣看來，從前你一定也有過這樣的經驗了？」

「主：這是一個古老的經驗。……」

接着，陳先生就提出上面的兩個問題來了，而這兩個問題的中心就是文化。因爲作者說「在希臘羅馬古文化埋滅之後，科學文化不曾產生之前有整整的一千年，在歐洲，基督教就真是等於文化的全體。」她以基督教文化作歷史背景，啟發青年，確切指出：「除了與異國青年的交換意見與知識，可以擴大我們的胸襟，提高我們的眼光，因而產生了解與同情，這是教育的一件大事，……這是國際人生觀的一個出發點。」由此，概可以想見共「啟發」與「暗示」的所向了。

「回到宗教去」，自然給我們認爲是復古了。但是，陳先生在「當然不能不說……沒有反動的因子，……」下，卻以一些那麼年輕，謙虛，有學問有同情的青年所父爲例，而暗示着它的目標「應是恢復古文中的一點精神價值」。因爲「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大部份是寄託在宗教上面」的，作者之所以如此說，自然是感受到現社會摧毀文化的威脅，如「無論是在中國或美國，最觸目的現象，是：好榮炫的拜

黛絲姑娘

林凡

作者：哈代

譯者：呂天石

出版者：正風出版社

如果說人生是一齣悲劇，那麼，女人便是一個自頂至踵的悲角，她不自覺地在人世的湖水上滑行，隨時有滑倒的可能，而且她們有比男人更重的負担，在窮境衍壞的情形下，便會踏穿冰層，墮入凍結生命的苦海。結果跌倒，這種墮落，究竟是誰的罪過呢？我說，是先天的弱點，是後天的殘酷命運！但無論是弱點也好，殘酷或命運也好，這們的悲劇是命定了的。假若到這，同情營還，哈代更寫出他的以女人為對像的小說—「黛絲姑娘」，黛絲不是一人，美德的結晶，不是獨特女性的典型，她只代表普通無常的女子的厄運，由哈代在題目下命釋的「一個單純女子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 Pure Woman），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知道他是在一味的創造完全的典型，而是在悲嘆一般女子的命運。當的，黛絲有她的弱點，佳對與無知，但這只使她贏得人們的同情，猶其可愛的是她沒有好台餘（一哈代另一部小說「還鄉」之女主角）的虛榮，更沒有包發利夫人的腐醉與縱情，她只是命運的爪下顫抖着的小鷄，使多情者為她哭泣。懷着這樣的情緒，我們才可瞭解作者的苦心。

黛絲是一個鄉下的姑娘，純潔善良，美麗而多情，她的祖先是威廉大公的勇將，可是幾百年的時光已使她家沒落成山野的老農。故開始了，她的父母要她去鄰近的地方去攀認家門，所謂家門者是一位富家子弟，名叫阿拉克。在他正鄉居寡歡的時候，見了這年青漂亮的姑娘，自然色心頓起。在會談之後，黛絲被僱請為左近一間屋子里的管家人，但是數月之中，雖然黛絲對他略無好感，但為了環境，有時不得不忍受他的調戲。一天晚上，從鄉場上回來，阿拉克把她引入山中，在茂密的森林內，他斷送了她的貞操。憤恨之餘，黛絲回到家中，後來生下一個嬰兒，然而這給她的都只有痛苦。數年後孩子死了，她到一個奶牛場去工作，那里，認識了年青剛直的安琪克萊，安琪愛上了她，向她求婚，但她惟恐將致使安琪不能容忍她身體的失節，所以寫一封信給他，剖訴自己的情形，並後說早能原諒她，她就答應他的要求。可是不巧的是這封信被投入安琪的房內時，它落入安琪的地氈內，因此當安琪含哭地來會她時，她便答應了

題數條；各種商品廣告後面的性慾刺激與利用；報頭標題的充滿性慾與謀殺；兒童讀物的驚爆⋯⋯這種⋯⋯追求的速度的加增以及它的範圍的擴大，無疑的都已成為全世界文化的一個大威脅。」所以以宗教來象徵一種精神，並舉明此為靈魂寄託之點，如「愛因斯坦之與科學，李杜之對詩，⋯⋯都可以說是一種宗教的國家，作者在本文中以「回到宗教去」啟發人們的精神文明以外，却仍然以「非宗教的看法」來暗示與啓發以人道為基礎的合乎中國歷史的為論點，這不但是以啓引後生，且對那些專求知識，不修人格的人指為人道的罪人；我們覺得今天國族文明還須勤殺的原脅時，提出此標準與商國，實是使人欣奉。她以現代法國大思想家不果（Charles Peguy）的「人道的告別」中，「自古至今，曾有許多偉大的哲理，為了一些原則而爭執。於是，一切又平息下來。於是，當人道轉變之後，一小撮的流氓，密攻賊，大大小小的奸惡，便上了台。到明天，那個偉大的原則就被發現已在半夜之中被勒死了。」這幾句話，給中國人是一帖大啓發大暗示。我們不否認好多沒有崇高理想，沒有人生哲學，沒有藝術或宗教的慰藉與感召，也沒有滿深的學識足以寄託他們的靈魂的人，都擠在這個社會裏頭，政治舞台上，阻礙着文化前進。說起來，這不要使人捏一把冷汗嗎？我想作作此文的苦衷，當不外看明白這一點吧？

（見「印證」第十一、三兩期）

這件婚事。新婚之夕，兩人互剖衷情，安琪訴說了他在巴黎時放蕩的行爲，黛絲原諒了他，但當她提起伯的事時，安琪却被推入五里霧中，待到弄清了個中的眞情時，他便不予諒解毫不留情地出走了。在飄蕩痛苦中，爲了父母的貧窮，她重新投入阿拉克的懷抱。但最後她厭惡了一切，不願再忍受這沉重的抑鬱，她一刀將阿拉克刺死，自己在逃避中被捕，在囚衣中飲恨而歿。一顆清亮晶瑩的小星，就這樣殞落了。

故事是悽慘的，黛絲是可憐，但世界上有多少個女子同有了這一樣的命運！哈代只不過描繪了最普通的一個而已。在這本書裏，他用了建築師的手法，加上血肉的裝飾，和略含的同情，寫成了一位鮮活的女人，他說明了他的命定論（Determinism）。正如羅貝特，林德所說，哈代以「人生爲一幕諷刺的悲劇，人是被命運註定了的角色（Doomed Hero）機會是萬能的主宰，劇情的重心是不幸」他的看法也許是太悲觀消極了，但人生却的確使我們這樣。固然瓦爾波虎的話很聰明，他說：「生命對感受者是一齣悲劇，對深思者却是一齣喜劇」，然而人究竟是感情的動物，爲別人你不得不傷心，爲自己你不得不痛苦。正因爲這樣，悲劇才震動我們的心弦，而哈代的作品猶是其這部完美黛絲姑娘」才能永遠迴蕩在讀者的腦海內，緊貼在人們的心上！

這本書有兩三種譯本，作者認爲其中以吳天石先生的譯本最好，特爲介紹。

婦女消息

△奧斯陸的諾貝爾和平獎金委員會宣佈和平獎金今年得獎者二人，其中有一位爲美國麻省巴爾琪小姐，巴爾琪小姐今年七十九歲，爲一位國際知名經濟學專家云。

△社會賢達國大代表劉純一女士，突於本月四日因患腦充血症逝世。劉女士曾爲民廿一年國民會議主席團之一，乃一婦女運動之先進者，噩耗傳來，各方均表惋悼。

△據紐約時報稱：此次出席世界婦女大會之李寶女士已擬定各校實施強迫國際教育課程之計劃。以後國際教育一科，將與文法數學並列爲必修課程，其目的在促進青年認識其本國以外各國對文化之貢獻云。

△我國女科學家何婣慧女士在巴黎法蘭西大學居里教授實驗室內之顯鏡下審視一照相版，發現原子新現象——鈾原子分裂爲四部，以代替原有之分裂爲二部。爲從事研究之科學界人士闢一新途徑。

△印度學生界發起召開亞洲學生會議，我國被邀出席現已由各大學選出學生代表六人，由本刊社社長李曼瑰女士率領前往印京新德里參加。

△關於公娼問題，婦女界已有重要反響，近復由南京市婦女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南京市婦女運動委員會等舉行討論座談會，就此問題討論甚爲熱烈，僉以娼妓爲病態，不能算職業，應行廢止，應從事積極辦法如辦理救濟院，濟良所等予以收容。

△聯合國文教婦女代表書報部，委託中央日報駐美記者函請我國國民大會洪蘭友秘書長，將我國大會婦女代表名單併請註明其所代表之階層，以便聯絡。（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日報）

△美故總統羅斯福之夫人，當選爲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人權委員會主席。羅夫人稱：該委員會之工作當能消弭戰爭起因，蓋戰爭多起因於各國間之猜忌，如此委會能在增進世界人民幸福，以及使各國人民互相瞭解上有所成就，則促成戰爭的因素將大爲減少云。

△聯合國婦女地位小組委員會已向人權委員會建議，要求普遍實行一夫一妻制，禁娼，男女在政治上應有若干項權利等與及婦女婚嫁後仍須保留原有國籍，兒童之國籍應俟成年後決定等諸案。

△日本爲女性議員制定之新法規中，其一爲日皇在會場出現時，女議員們可不必脫帽，另一規定爲：女議員均可穿著較爲舒適之國民服。按女性議員於日本史上係爲首次出現。

△麥克阿瑟帥命非正式召見日本女議員三十九人，稱許彼等足以應付民主之要求。女議員代表加藤夫人致答，申言日本婦女將擁護從事和平努力，並取消封建性之家庭制度。

△我國第一位女專員爲哈德萬女士，已於七月四日宣誓就職，哈女士爲哈薩克族，係艾林郎王之妻，身體肥碩，兩眼閃閃發光，具有演說天才，現担任新省第一區（迪化區）專員。

△日本婦女三百人舉行首次全體婦女之示威遊行，遊行首相官邸提出廿二點要求，希望男女平等，另有婦女二百人舉行「日本民主婦女聚衆大會」，決議致意盟國婦女，保證日本婦女將爲世界和平而奮鬥云。

△青海省回胞佔人口比率百分之十七，馬主席爲推廣回胞女子教育，令設七個女子學校，開七校共容納女生二千人。

△美國大學婦女聯誼會援請我國婦女赴美深造，給全年獎學金及部分零用費。據美使館新聞處於今晨（十一月十九日）發佈：美國大學婦女協會，對於各盟邦婦女有志赴美再求深造者，已決定給予一年全年之獎學金，及部份之旅費與日常用費。中國婦女具備大學證件，經證明者，可於十二月十五日前赴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瀋陽、漢口、重慶、昆明、廣州、台北等地之美國新聞處及美使館文化專員處填寫表格及辦理應辦手續。

婦女進修會組織法草擬

（本刊為提倡婦女創作運動，培養婦女好學風氣，鼓勵各地婦女組織進修會社，特草訂此組織法，尚希讀者賜教指正，俾成為完善之組織規範，藉供各地婦女參考——編者）

（一）定名　本會定名為　進修會　讀書會　研究會　（以下簡稱本會。）

（二）宗旨　本會以培養婦女好學風氣，鼓勵婦女創作，以促進人類文化為宗旨。

（三）會員資格　凡決志追求知識，研究學問，以為健全人格創造事業之基礎，并願遵守會員規約者，均得為本會會員。

（四）組織　本會由五名以上之會員組織之。會員人數超過二十人時，分設若干，讀書小組（或簡稱讀書會。）

（五）職員　本會設主席一人，文書會計各一人，由會員公推之。會員人數衆多時，得設幹事若干人。每△年舉行選舉一次。讀書小組設組長一人由組員公選之。紀錄工作輪流執任，每△年舉行選舉一次。

（六）開會日期　本會每△個月召集大會一次，舉辦演講會、辯論會、講演比賽戲劇演出等。各小組每△個星期敘會一次，輪流報告讀書心得，或舉辦座談討論會。

（七）本組織法經社員大會修正通過附會員規約。

婦女進修會　會員規約

（一）我決志終身追求知識，研究學問，努力創作，增進文化。

（二）我決志每天最少閱讀書△小時。

（三）我決志協助婦女深造，培養婦女好學風氣，促進婦女創作運動。

（四）我決志表現合作的精神，弘大的度量養成有價值的人格。

民國　年　月　日　會員　簽名蓋章

文化消息

△聯合國教育文化會議我國代表團團長趙元任博士於會議時曾以流利之法語發表演說，力言中國象形文字之實際價值，並作各種姿態加以說明，博得全場熱烈鼓掌。

△聯合國文教機構下屆文教大會已計劃：（一）援助天才青年，不使受物質限制而埋沒終身；（二）募集基金，對作家藝術予以津貼及獎勵；（三）設立世界作家協會，使世界最好之文學的以集中翻譯，使其普遍流行，供人欣賞，（四）組織國際戲劇研究會，作為各國關於戲劇運動事務之集中處，俾得融會優良劇作，廣泛傳達；（五）為顧全作家之工作狀況起見，訂立國際版權協定（六）關於無線電、音樂、電影等，亦將盡力倡成國際之合作。

△教育部將在日本東京創設通俗圖書館，冀能感化日人思想，預定明春可成立云。

△美國將強迫實施國際教育，目的在獎勵青年認識世界，為獎勵學生攻讀該科起見，將設置獎金，凡在國際教育一科成績優良之學生均可獲得獎金，自行選定某一外國作為暑期遊歷之地，至於成績名列第二之學生，則榮任國外遊美學生之總招待云。

△朝鮮學典館為中韓人士所組織，以發揚朝鮮文化，致力國際合作為宗旨，已於本年在滬成立，現計劃有：編纂朝鮮國際學典、朝鮮民衆學典、編刊年鑑、日刊、發行國際日報、印行朝鮮叢書等，開朝鮮學典之編纂工作，現已開始，由研究朝鮮歷史專家楊宗翰氏與李石曾氏共同撰述。

徵稿簡則

一、凡屬論評，各種學術研究及科學發明，報導，關於婦女之各種調驗，及調查統計資料，介紹各國先進婦女之事業及著作，世界婦女動態，各地文化消息，中外婦女史話及傳記，生活常識，新著作介紹，文藝，讀者通訊，插圖，漫畫，木刻等各種文稿，不拘創作譯述，均所歡迎。尤盼婦女投稿。

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請勿用鉛筆或兩面書寫，并請於正文內加新式標點符號。

三、來稿最好在五千字以內，長篇著作，請作者自分段落。

四、如係譯稿，請附原文，或詳示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略歷，出版日期及地點。

五、投稿者請註明本人眞實姓名，略歷，及通訊地址。揭載時署名，由作者自定。

六、來稿如有插圖，請用墨筆繕就，俾便製版。

七、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八、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惟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資者，得予退還。

九、來稿經採登後稿酬從豐。

十、本刊若於出版時發現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概不致酬。

十一、來稿經本刊揭載後，其著作權仍歸著譯者所有，但集印單行本時，本月刊社有優先出版權，而本社選刊專集時，亦得自由採入。

十二、來稿請掛號寄：

婦女文化

第二卷第一期

編輯顧問　謝冰心

編輯　李曼瑰●吳元俊●陸慶

發行　婦女文化月刊社

通訊處：(一)南京碑亭巷慕慈里五號　(二)廣州豐甯路二十六號三樓

印刷　中央日報承印部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訂價

半年	五千元
全年	壹萬元
零售	壹千元

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頁
封裏封底	五十萬元	三十五萬元	二十五萬元
刊內插頁	二十九萬元	十五萬元	十萬元
封底裏	三十五萬元	二十五萬元	十五萬元